知守齋集

七

行狀
諡狀

知守齋集卷之十三目錄

行狀

議政府左參贊忠景申公銋行狀

先府君行狀

諡狀

工曹判書尹公暺諡狀

議政府領議政致仕李公宜顯諡狀

兵曹判書朴公師益諡狀

刑曹判書尹公憲柱諡狀

工曹判書李公光迪諡狀

[seal]

工曹判書金公錫衍謚狀

洪淸道觀察使贈領議政金公慶餘謚狀

知守齋集卷之十三

行狀

議政府左參贊忠景申公行狀

公諱銋字華仲自號寒竹堂又稱竹里居士姓申氏始祖太師壯節公崇謙佐麗祖有大勳勞賜籍于黃海道平山府子孫因爲平山人其後至御史大夫君平史有傳子琿翰林孫浩典理判書簪組蟬赫世襲厥美屢傳至僉知中樞府事贈議政府左贊成黯黯生敏一成均館大司成號化堂少學于牛溪成文簡先生先生器之歸之以孫女爲諫官力爭章陵追

崇邃經學久長國子爲世名臣卒亦贈左贊成敏一
生鍾城府使恂恂亦以諫官劾丙子主和柄臣棘棘
不阿終以是抹摋寔生司憲府執義命圭歷敭三司
世推以名節卽公考也用公貴追贈吏曹判書祖考
吏曹參判判書公娶宜寧南氏翊衛司禦贈判書
好學女全州府尹彥經之曾孫議政府右議政金文
忠公尚容之外孫也亦從贈貞夫人凡擧八男一女
公序居第二以崇禎己卯八月十八日癸卯生公于
原州鳳溪村參判公寓舍公自在齠齔氣貌嶷然器
宇宏深識者已占其遠到幼受業于內舅參判南公

老星南公愛重特甚期許獨深公詞藝早成拔出倫萃十九擧丁酉進士聲譽藹蔚士林推焉壬寅冬參判公自鍾城罷歸阜復逆旅公隨判書公奔哭數千里衝冒氷雪左右扶護遂患疾幾殆自是杜門調息久屛人事癸丑羣壬欲危中尤菴宋文正諸公煽議遷寧陵旣不售始謀乃歸罪隧役不堅完判書公以會掌攻石二歲在理遂謫濟州之大靜公入海中留侍者五年庚申改紀判書公稍徙珍島朝廷令公卿薦士李公選擧公應命辛酉除義禁府都事公以判書公尙未脫謫籍不肯就知舊以公親老家貧多

勸之仕公終不應汾厓申公㝡聞而歎曰士大夫行止非人人所可知矣時廷議深慼判書公非辜或以聞于 上而不能得公遂擊登聞鼓悉暴羣奸媒蘖狀有司雖報寢而判書公冤誣由是益大白未幾竟宥還公始黽勉赴公車屢發解丙寅中別試丙科分隷承文院權知副正字差堂后假官累入侍筆翰如流記事無所漏 上輒注聠示奬色丁卯 上下御題令禁省官應製召大提學南龍翼考進公入格賜馬裝已而分差冊寶監造官竣事敘勞陞典籍拜戶曹佐郎旋移兵曹戊辰判書公疾公夜不解帶親操

湯藥旣篤裂指出血以進之及罹巨創哀毁過節判
書公病中思嘗楂果靑葡萄而適不得公終身不忍
近口見之輒泫然已巳以後時事大變公與諸兄弟
奉南夫人窮居服養絕意進取一室湛樂怡怡如也
甲戌 仁顯王后復正壼位奸凶迸殛公卽拜兵曹
佐郞移京畿都事旋除司諫院正言公時在原州判
書公墓下陳辭疏畧曰庶事同於草刱百弊未之修
擧王綱或弛於姑息國法不行於凶逆人心疑懼士
論孤危興喪之幾間不容息雖使古之殉國忘身守
正不撓者當之事與心違猶懼其不濟況臣摧頹其

何以匡闕遺扶國脉以稱其職乎盖是時士類新脫於風霜斬伐之餘言議委靡苟且目前一種人又依違顧計於日後禍福庇亂賊以市恩公深惡之首以是爲言方將隨事盡言糾劾不避而甫還朝奄丁南夫人憂丙子八月服闋拜司憲府持平時朝議橫潰少論當國欲援拔黨友請選經學士以充書筵官分名之曰通用擢用濫竽居多先是巳巳凶孽嗾希載家使其奴厭呪於其父塜指謂中公汝哲家人所爲欲以誣西人謀不利於　東宮機括甚巧密會事覺與謀者誅死希載奴及其主使者當伏法而時相柳

尙運主按獄爲後日地一力請勿問重被人論斥出
城外遽獨先入仍復居首揆始　壼位初復兵曹判
書徐文重要縉紳會敦寧府爲張氏陳疏爲人所止
不果上後爲朴玄石所斥罷至是又新卜相士論大
愕譁然公乃上疏極言之畧曰黨論之敗人家國終
古何限而如牛李之推奪洛蜀之排擊則有之未有
如今日之泯泯棼棼黑白相混毋論大小周遮掩護
直言公論無自而上聞國事之泮渙綱紀之廢弛日
甚一日無復可爲夫大觀在上無物不照人君苟以
大公至正之道開達敢言之路但卞是非之如何勿

以異同而疑之則進退用舍皆得其當矣又曰任用之道治亂所係而用人之無漸官方之紊亂莫此時若也苟有人望則勿論文蔭隨才甄拔各適其用自古而然何必强爲薦目以貽四方之譏笑乎況通用擢用之類其數過多捷逕多岐倖門大開甚非所以愛惜名器難愼任人之意也至於書筵官之設亶爲輔導 春宮之地意非不好而在昔翊衛司僚屬有經明行修之人則或臨時建請使之進講於書筵者有之未有創立官名如今日之爲者今乃以一人之言遽立新名被抄之人又多有不協衆望者此路一

開將來之弊不可勝言臣以爲此三件事須一併革罷可以服人心而清仕路也又曰頃日鞫廳旣罷而復設諸賊承款而伏法則當初按獄大臣皆不敢自安泥首請辜敦諭雖勤不卽應命且以同事大臣之疏觀之朝議之崢嶸槩可知矣柳尙運之冒沒廉隅汲汲徑進顯有徼寵之跡無恠萬人之嗤點而首揆重卜適當此際臣恐 殿下之務欲鎭靜者適足以激輿情之拂欝竊爲 聖明惜此擧措也又曰台鼎之位必須一世民望不容濫僥而新卜之人始於坤宮復位之初倡爲持疑悖理之論重被儒相之嚴

斥見非於淸議則只此一事決不可置在具瞻之地而語其才德則主管惠廳都民疾怨久秉西銓國言喧藉意外驟擢物情大駭　祖宗朝拜相而不協時望者駁正多矣臣請依其所辭議政貳職亟許改正以伸公議也疏入　上怒甚遞公職黜補島邑政院再繳還應教李鼎命上疏諫　上皆不聽玉堂入對力爭　上改移鏡城判官兩司俱請還收累月始止時北路大饑公不以遷客自居約己便民單心賙賑疲瘵賴安言者屢請召還公　上顧重民事不許禮曹判書李畬又上章言之曰某以白首殘齡疾病纏

骨使其爲一身計者但緘默隨衆處臺閣亦足以保
榮祿而顧不此之爲觸冒雷霆之威自取嶺海之行
不宜摧壓太重以傷敢言之氣也時錄玉堂公亦與
焉及都堂會選有與公所劾柄相爲至親而居銓部
者故嗛而尼之丁丑夏始召除兵曹佐郎遞復拜正
郎戊寅拜侍講院文學公引前事陳疏乞免辭益剴
切 上心不喜卽許遞頃之拜弼善公不樂在朝力
求外除延安府使邑舊有南大池盛植芙蕖爲西路
壞觀若杭之西湖洩而漑民田者以千頃數至是後
宮家欲受其水淤處墾爲田內司官得旨來要迫甚

固公執不可屢牒于按道者至三四而不止竟狀聞而不許之人以爲難居無何棄歸自是兩司春坊師儒等職有缺輒擬公幾數十餘而 上一切靳點大臣臺諫屢以爲言庚辰夏始以副擬除泰安郡守吏曹參判李益壽旋上疏自咎以矇不致察無端外補未及赴以坡州孔道凋弊宜擇守銓曹啓稟移拜明年春擢通政階拜水原府使府爲圻輔重鎭公深留意保障弭灾寬徭惠洽一境民到今稱頌不衰冬移黃海道觀察使公莅下以寬律已以簡三經清价之行又歲大歉而公方便區畫一意寬民力且屢請減

別收米移他路粟以賙之褒孝烈樹風聲疏滯囚釋
疑獄皆蒙採施民以大蘇秩滿授僉知中樞府事會
使者自燕中回民遮道願留公使臣歸奏之大臣亦
言其宜從民願遂命限麥秋仍任癸未秋始遞拜禮
曹參議歷掌隷院判决事承政院同副承旨復爲禮
曹參議甲申移司諫院大司諫先是司諫尹憲柱與
長官共承召而不待長官之至先詣臺獨自傳啓長
官上疏言其狀 上怒削憲柱仕版公爲言憲柱誠
乖損臺體而削版則疑若過中 上改命罷職時將
行 王子吉禮承旨李濟於奏御文字稱吉禮所

上以所字爲輕侮特命推考公上疏請收還嚴旨以
示悔悟之端且曰 殿下輒於喜怒之際不無輕遽
之失此由於執德不固之致噫七情之中惟怒難制
昔我 孝宗大王每以此猛省加工至發筵敎今
殿下體 聖祖大哉之訓一哉之德是臣區區之望
也 上批示未安意公引避仍不赴召罷旣而別敘
除禮曹參議承旨復爲大司諫入侍啓曰兵判於兩
局皆兼提調則大將之於兵判體面自別而訓鍊大
將李基夏與兵曹判書尹世紀相失之事初非大段
而基夏前疏並與臺官而侵凌備至不少顧藉被劾

之後猶不自悛至其後疏則肆然自比於三公之尊
又以閭巷惡口等語詬辱世紀其驕傲悖慢甚矣請
罷其職仍言李健命之箚內侍傔隷不知其爲奉命
且未詳有　先朝定式而前後　聖教極其嚴峻一
告卽遞終有歉於包容之道矣左相李畬繼陳之
上盛怒責之辭氣甚嚴公歷對不少撓仍引避告病
遞旋拜兵曹參知自是數歲中爲承旨兵曹戶曹參
議者再一爲禮曹工曹參議丁亥拜吏曹參議時因
文武試期迫近塡差兩司多窠而無故在京者絕少
以尹推鄭齊斗柳成運諸人推移備擬正言林世儉

掊摭爲說劾公而罷之盖少論方得志銓地爲鵠的必欲擊去公也公議駭之冬拜兵曹參議不赴召罷戊子求出外除楊州牧使以前任水原時微眚未赴而與前後官並坐罷已而特敘復爲吏曹參議未幾復違召罷夏陞拜嘉善大夫開城府留守故都民俗惟貨利是徇昧義理好鬬訟士習大乖分黨相攻擊不息公至任即通諭一境別淑慝示勸懲戢衿紳使無敢鬩爭人士胥悅既歸追思之勒石以誦德時客使壓境而府庫久枵然將無以策應公屢狀請亟接濟而廟堂只以一二事塞責公既連疏乞免且斥廟

堂之不誠實及客使至而糜費果不貲公悉數以聞
上疑公執廟堂特罷公職庚寅歷工曹參判都承
旨漢城府右尹拜京畿觀察使時 上候康復稱慶
進宴仍賜耆宰米肉衣資公亦與焉會親戚故舊觴
詠 聖德與受賜諸公拜箋以謝辛卯累疏遞復爲
右尹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未幾特除吏曹參
判復由戶曹參判再爲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參判間
除禮兵工三曹又兼同知成均館事觀象監 宗廟
署提調甲午秋拜司憲府大司憲時 上閱歲違豫
朝野憂遑至是始快復賀儀纔舉公上疏陳戒畧曰

凡於大病之餘攝理尤難醫書云避風如避箭又深戒喜怒之暴發又曰病從口入此言節其飲食之意也此皆攝生之要道而調病之日尤宜謹愼者也臣自少善病一生辛苦少壯之時病雖重易尋差道而年至衰耗難與病敵風寒喜怒飲食之所傷響應不忒儘有經驗故敢以所得於微身者輒效芹曝之誠仰惟　聖上春秋向晩榮衛未完此正尤可愼攝之日也又曰近來新除守令辭朝前藩臣之馳啓請遞雖出於爲官擇人之意未及赴任徑先迎擊殊無考績黜陟之義而擧措輕遽有傷事體似當有警責之

道也宋朝諸賢陞享之舉實是斯文之大慶昭代之盛典而不意沮敗之論遽發於搢紳之間謂之三百年間未聞有此等論議又以爲世代懸遠有間於親炙之人茲事粤自故名相李廷龜爲宗伯已發此論則本非刱始於今日而若以世代爲拘則子思何以居於孔鯉之上以其親炙爲言則孟子何以並於顔曾之列耶敢以詖遁之辭强爲携貳之計情態難掩士林齊憤罷職之罰失之太寬亟準諫院之請以嚴懲討之典焉近聞以文學呂必禧廉問時書啓西關之人羞憤滋甚卞詰之疏侵辱狼藉云繡衣體面尊

重而凌侮不少顧藉豈不寒心第旣稱一道之疏則宜一經　睿覽語涉悖慢則嚴加誚責事涉寃鬱則快賜慰諭使遐方之人皆知畏分之義而仍有自安之道也壬辰之難鑾輿播越終始得力之地待之宜加異也　上並亟嘉納時宋朝六賢陞享聖殿從臣李頤晩請更收廷議意在沮戲故公疏並及之冬擬試官公病適甚三召不能赴　上特命罷職旋敍屢爲吏戶禮工四曹參判大司成兼帶春秋舘義禁府別職或拜或不拜丁酉春　上疾彌留欲試浴溫泉已涓朞會有虹貫之異公時爲戶曹參判卽上疏畧

日臣之兼職待罪書雲朝者候官急報以白虹貫日
臣於床簀淹病中不覺驚起仰觀心神戰掉不能自
定夫日者陽宗而君象也陽被陰剝變之大者是何
聖明之世有此莫大之變恠也 聖候彌年進退
世之良醫藥末奏效以至動駕於累日之程欲望其
徹侍决非萬全之道故大臣諸臣交章請寢而 殿
下一不採納决意斷行頃者 聖批有可無悔恨之
教盖在於專責浴溫之效 殿下臨御以來前後處
事既誤而追悔者凡幾度矣日月之更人皆仰之此
固 殿下之盛德雖然豈若初無可悔之失巍乎蕩

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乎臣愚罔敢知何樣禍機潛伏
於冥冥之中而天之示警若是其昭昭也此正 殿
下恭默修省之會靜處頤養之日也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何可躬駕遠邁以忽其警惕之道乎惟
聖明上體仁愛之天亟寢溫幸之命 上答曰今卿
疏辭盖出憂愛之忱而第治病之緩急隨其輕重之
不同予病在眼而視物益艱汲汲療治不可遲待噫
君臣猶父子懇迫之敎卿必諒悉也夏拜大司憲工
曹參判復兼同春秋 上久違豫命 世子代理公
承命詣江華史閣考 世宗朝參决故事以進移戸

曹參判是年卽公司馬回榜之歲也一家子弟卽其
唱名日會滿朝卿宰及大小科同年與恩門家子孫
設酌以娛之李判書光廸年九十前歲已行大科回
榜宴以舊時四館至門呼公爲東俗新恩戲贈之以
詩公卽席索紙筆和之一世艶歎傳以爲盛事冬復
兼同成均遷拜兵曹參判明年春以公年滿八十大
臣白于 上援舊例超陞資憲秩拜知中樞府事入
耆社俄兼司圃署提調移議政府右參贊陞知春秋
以 端懿嬪葬時傳謚冊玉印勞命賜馬遷拜知中
樞工曹判書公上章乞休致辭甚切優答不許差

世子嘉禮都監提調又賜馬兼同知經筵事已亥又
拜右參贊兼知義禁　上入耆老所覃恩耆舊公亦
加正憲階仍命賜耆老諸臣宴公同諸宰上疏辭謝
且請進宴　上答曰吾年幾至六旬追繼　太祖朝
故事親入耆社則會集耆耉式燕以樂自是善政斷
不可已卿等體予敬老尊年之意安心勿辭進宴事
日者筵中面諭予意申請雖懇終難允許四月　上
御景賢堂錫宴公及領中樞李濡領議政金昌集判
中樞金宇杭判敦寧黃欽知中樞姜鋧任堕判尹鄭
澔行司直洪萬朝李善溥十人入參自大僚以下他

朝臣不得與焉酒累行 上下白金杯使之行酒旣
罷撤法樂賜之使歸宴者祉皓首肩輿金犀交映酡
顏簪花以次而行恩榮滿路觀者咸嘖嘖謂國朝所
未有云翌日公與諸公詣闕上箋謝繪其事以傳後
書進靈壽閣扁額又命賜馬秋兼典醫監提調冬陞
左參贊遞拜工曹判書庚子陞知經筵六月 肅宗
大王昇遐公差 山陵都監提調病甚遞仍辭免本
職未幾又遞成均經筵兩兼銜公欲並解諸任請遞
司圃提調累疏陳懇批以年齡雖高筋力尙旺慰諭
不許辛丑 景宗大王禀 慈旨建國本今 上由

潛邸陞儲位宰臣鳳輝陰懷不悅意投疏熒惑大臣
諸宰三司齊聲請討公亦力疾進參拜左參贊是歲
冬鳳輝一鏡輩遽得志鴟張刃鉅荊棘火色焮天善
類奔迸位著一新時輩以四大臣議罷庭請時諸宰
唯諾爲罪而並論公削黜壬寅有以公及權公尚游
任公埅以老病先出未入參於停請詢議之際不宜
同被罪罰白　上而有敘命時一鏡等欲逢迎固寵
請爲張氏建祠定號將令卿宰會議其當否公擬上
疏力爭旣屬藳任公聞而請同署以進欲俟會議日
命招而上之不及上而三月我使之使燕者準　世

弟封典先報至其翌日虎龍急書上如相待然時輩
蹻蹻卽禁庭設獄以鞫之盖其意將無所不至不止
爲薙士類而已而一鏡姓名忽首出囚供鞫廳旣不
肯何問乃移獄禁府及移鞫而囚又引相泰耉泰耉
又不得已出胥命政院臺閣乃紛然並起請 上以
敦勉完獄人心咸憤惋拂欝不能止公欲搆疏極言
之子弟交謁更諫公愀然欲涕曰歷數朝臣受 先
王恩遇如吾者復幾人哉吾旣以會議事草疏擬進
早晩竄謫固吾之所自分者國事至此吾何忍不一
言以負我 先王耶乃上疏畧曰床席危喘念絕時

事而得聞鞫獄初設金吾之官出於罪囚之口逬出待命而鞫廳不爲請拿移鞫本府事異常規及其開坐也按獄大臣又爲待命鞫事嚴秘未知其曲折之如何而雖以承旨啓辭中不忍聞之說觀之其亦槩出於罪人之招槩可知矣一番下正在所不已而喉司臺閣紛然爭起不思獄體之嚴重至請其敦勉完獄若使罪人一斃之後則被援諸臣雖欲下白更無其路今日三司無一言爭執惟 聖明嚴加譴斥以勵君臣之義焉 春宮名位一定之後累遭罔測之變而幸賴 殿下孝友之德慰安之道靡不用極此

寶　宗社之慶擧國臣民孰不欽頌此後保護之道
惟在於隄防邪枉之嚴願益加省察焉疏入相泰耉
與錫恒方至闕相顧失色而出公疏未及下而師尚
以諫長卽馳赴闕拉承旨黃爾章夜請對搆揑公百
端請減死絕島圍籬安置爾章又從傍詡尙以忠憤
所激誣公以沮戲獄事交口迫請之不置必得準始
已一鏡輩乃配公於大靜縣公以篤老之年倉卒作
水陸數千里遠謫親戚故舊莫不爲之愍其老而偉
其忠無論知不知奔走塡咽爭來爲別而公言笑如
平日泰然無幾微色曰莫非王土何地不可居乎行

半途子姪七八人辭歸涕泣咽不能成聲公笑言清
陰金文正就燕獄時鍾愛孫女牽裾號泣使婢引去
事而終不見一毫慽容五月始渡海方半渡忽回颶
逆舟駭浪震蕩不可卞東西舟中人皆暈倒不能起
篙師蒼黃不知所爲而公獨神氣如常遠望如絲髮
微横者而知其爲島嶼其素有定力而不眩於倉卒
顛沛者如此栫棘于縣之柑山村縣在大海中霧嵐
虫蛇人不堪處如古之春循雷化雖少年强壯亦鮮
免疾患而公乃視猶清凉地若將終身焉手書安定
窩三字於室壁之南又以秋分後春分前夜望老人

星題其楣曰挹老軒俱爲文以記之以寓其感慨警
省之意又書樂而忘憂怡然自得八字於座側以自
朂癸卯夏旱甚疏決罪囚命公移陸撤籬正言趙鎭
禧首上疏尼之趙趾彬沈埈及師尚眞儒等迭居三
司或疏或啓一意沮遏 上終不聽甲辰八月 景
宗大王昇遐今 上嗣位諫長明誼等又仍前請不
止會一鏡旣誅搢紳章甫之上書言前事者輒以公
未見宥爲辭乙巳 上圖任舊人登進士類特旨首
釋公以位著不備諭令馳驛還朝旋拜工曹判書兼
惠民署提調遞拜左參贊差籌司提調入枚卜二月

赦書始至三月公旣登舟風不利行五日而方下陸
公四載瘴鄉眞元暗鑠風濤撼頓眩喘轉加留治竟
不效以其月二十五日卒于海南縣城南之寓館享
年八十七始公病不能就途 上亟遣醫賫藥馳視
之未至而以公訃聞 上震悼旣輟朝市弔祭如儀
又下教曰左參贊申銋以耆舊之臣累年竄謫敘命
纔下而未至京輦遽以長逝傷悼之心曷勝云諭仍
命沿途出擔丁地部優助喪葬需後 上屢臨筵典
嗟問公因何疾至斯惻傷不已又以諸大臣言命特
贈公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別職如例

令所司不待狀賜謚以彰公忠直於是太常議危身奉上曰忠守義不屈曰景請以是謚公　上可之下是年八月癸酉永窆于楊州注谷先塋酉坐之原公長身脩髯高額秀眉姿狀淸古磊落如癯鶴喬松一見可知其爲厚德長者人也天禀近道早承化堂公過庭之訓劬學飭躬深耽經術雖少善病不能刻意用力而居靜玩索實多自得之趣焉平居燕閒必儼然危坐非甚病未嘗欹側偃臥至大耋亦然接人肫肫和易而人自不敢以狎進性恬淡簡約薄滋味厭紛華不問產業有亾不蓄器用玩好立朝四十年屢

典藩府致位隆顯而操履淸儉始終如一食無重肉
坐無完席冬夏裘葛之屬多不能以時家人假貸以
給朝夕土爐短檠一室蕭然其自鏡城歸也理官簿
旣訖而羡布十餘匹從者欲以備公帬幨資屢請而
公終不許只以一布持遺叔氏之最貧者此在公特
餘事而亦可見其一端也與兄弟友愛特甚俸祿之
入分賑弟姪月以爲常公雅好林壑素有歸意而貧
無以營得一菟裘地嘗屢引年乞休而不能得則亦
隨分而安雖處城市而常自超然靜養冲素壽登耆
耋而視聽不衰政地故稱熱官而公則十年出入門

庭落然如寒士家寬裕仁厚絕不言人之短兒孫有過亦不加訶責畧示辭色使自悔懼而已莅職內外未嘗妄用刑杖致一人之邂逅死者至若義所當爲人皆巧避而公便毅然以身任之勇往確守凜不可撓奪斷斷一心惟在於扶倫紀明義理一已利害置度外不顧蹇連顛躓而無所悔當丙子刼柄相也

天威震疊始命謫宦旌義縣家人爲之憂怖公獨笑謂命夫人曰子嘗恨余之不得邑吾乃今作宰矣逮九耋行遣之日怡然就途寢食如常日窮濵幽縶家國渺然而了無憂愁牢欝之色實有無入而不自得

之意焉惟其忠憤憂慼耿耿不已發於吟諷有欲觀世變循環理願假彭鏗八百齡之句傳至都下聞者莫不誦而壯之始甲戌用事者陰護凶逆以求獲其後福而外倡深長慮三字使莫敢議其後潛滋暗熾至于丙子而顧且愛惜扶救恐或傷之僕僕然丐其生路至稱感激公於是時旣劾其一二大臣者凜然風稜已聳動朝野矣及至末流之禍上及 長秋而彼乃寵位自如誅責不加流派漫衍傳授益密日夕嚻然不饜不止逮壬寅而遂至滔天士類鎩而 宗社綴凜乎其將有不忍言者矣士皆惴惴無人色無

敢出一言以嬰之而公獨奮然手疏悉陳獄體作一斷案末後拳拳之忠專爲保護 東宮之地炳然寸丹惟欲爲 儲君死所不辭宜乎羣凶之磨牙汰骨以公爲仇而然其齼齘趑趄猶不敢肆意直逞者尚不能無憚於一脉嚴正之論盖公之一言實有以折其萌也尚論之士咸以爲公之扶國本安 宗社之功固自炳烺昭著有不可掩云嗚呼使公而存者其必能裨贊新服益殫忠藎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其爲益於邦家有賴於世道者豈淺鮮也哉更化之初首被徵用上自卿士大夫以及廝儓輿皂之賤

舉莫不動色相賀加額以俟譬如祥麟瑞鳳咸願先覩之爲快士望所歸凜凜乎金甌之覆矣及公之卒也中外聞者無貴賤又莫不驚怛咨洟奔走相吊深有恨於天之不憖遺而　聖朝所以傷悼之者又甚摯哀榮之典逈出常格湖南人士自遠來哭隨櫬而行者殆不可數從至京者幾數十人至湖西畿路亦然關西文武士五十餘人亦操文致酹後南儒又相率上章請爲公建祠　上答之曰覽爾等疏深嘉慕忠之義但近來書院之弊朝家方申飭則一邊申飭一邊許施未免逕庭且自朝家旣已褒節則數間院

宇有何益哉事寢不行公爲詩遒旺整健文亦典暢
無冗腐委靡氣固可以鳴于世而不屑爲也愛看書
至老常對卷罕釋手公惟自晦而不求人知人亦尠
有知公者金三淵昌翕於公爲中表弟而最服公文
學嘗語人曰今世可以典文苑而無愧者卽中兄其
人而惜乎其老也筆法遒勁奇雄一世稱操觚者少
能及之而公亦不肯自任以是館閣黼黻之任典冊
琬琰之刻未曾一及於公焉識者恨之有遺集十卷
行于世俞夫人杞溪大姓學生楨之女同知中樞府
事贈左贊成大祺之曾孫外祖司憲府監察贈參判

韓嶷與公同年生月日先於公性貞和識道理有女士風自以腹女生不識嚴顏爲至痛母韓夫人有絕行自稱未亡人以來十年不櫛十五年不御肉疾恒在床玆夫人竭心力扶將調護靡不用極及歸公移以事舅姑誠禮兩盡視諸叔如同氣家素酷貧有不可堪者而不使公知之己卯正月二十七日疾卒于公之延安任所壽六十一後以公故累贈至貞敬夫人始厝坡州庚辰移窆于注谷別崗及公之葬遷以祔焉擧一男二女男思遠漢城府判官公卒過毁不勝喪以孝旌閭贈司憲府執義女長適郡守李秀賢

次適士人李華臣執義有三男二女男𣉙㬇曤俱業儒女長爲拓基妻次適士人朴大源李秀賢二男長濟元次濟命宣傳官三女適參奉辛義立士人俞蔣趙德壽李華臣亦二男三女男英輔佐郎文輔生員女適士人申晛黃楫進士玄光宇內外曾玄殆四十人拓基十四贅公門事公者二十餘年矣穉昧謏劣雖不足以知公之萬一而然其所以覿德慕義於觀感之際則亦深矣公旣葬而執義公裒公事行履歷授拓基爲狀狀未成而執義公遽下世俯仰今昔實有人代之感不敢爲一辭謟溢以辱公知遇謹摭其

大者附以平日所見聞撰次如右云通政大夫前司
諫院大司諫知製敎俞拓基謹狀

先府君行狀

府君諱命岳初字堯卿尤菴宋文正先生改字曰君
四姓俞氏始祖俞三宰新羅阿飡其後有諱義臣羅
祉旣屋自以前朝世臣不肯屈麗太祖惡之降屬杞
溪縣戶長子孫仍爲杞溪人又其後有諱得瑄官尙
乘局副內丞追封左僕射生諱倩版圖判書生諱承
桂亦官版圖判書父子仍世大顯簪組蟬聯代不絕
書入我 朝有諱起昌用武科進通政府使燕山主

昏虐竄海島 中廟改玉特除官終不起後人高其義立祠以俎豆之生諱汝霖事我 中宗與靜菴趙文正諸公伏閤論靖國濫勳同六卿劾金安老不合進用爲所螫流放七歲安老敗復召爲禮曹判書卒謚景安有洪領相彦弼所撰墓碑生諱緈忤於尹元衡謂公伸救乙巳人事將不可測賴 明廟全保特出公北藩大闡儒敎蔚有作興效卒官戶曹判書謚肅敏配享于咸興文會書院月沙李相國廷龜撰墓碑從子忠穆公泓撰壙誌寔府君五世祖也高祖諱泳蔭仕屢典郡邑有循良稱官慈山郡守贈承政院

左承旨曾祖諱大儀少績文與吳楸灘允謙同業最
相許訓子弟嚴而有法早歿不仕後贈吏曹參判祖
考諱省會光海時爲李爾瞻輩所仇嫉下牢獄幾陷
大禍 仁祖反正即日見釋遂敭清顯官終江原道
觀察使累贈至議政府左贊成白軒李相國景奭撰
墓碑族子文忠公棨撰壙誌考諱檄早負公輔望事
仁孝 顯三朝歷任外內克著忠懇位止司憲
府大司憲農巖金尚書昌協撰行狀宋文正撰墓碑
南領相九萬撰壙誌大憲府君初聘豐川任氏卒無
育後聘清州韓氏從封貞夫人高麗太尉蘭之後參

判諱述之曾孫　宗廟署副奉事諱甸之女振武功
臣順陽君贈右議政安公諱夢尹之外孫也韓夫人
端簡孝友壼儀甚飭舉三男一女府君序居第四以
顯宗八年丁未七月十四日丙辰生于漢師之寒
井里大憲公舊第府君幼而岐嶷夙茂動止沉重如
成人豐頎有骨格大憲府君暨韓夫人奇愛特殊甫
過晬患痘幾殆明年又經紅疹辛亥大憲府君棄背
臨終顧府君申命名之義時府君纔五歲矣六歲又
遘癘甚谻韓夫人日夜焦心保護幸而獲安七歲韓
夫人下世戊午遭伯氏通德公喪府君年才十二號

泣哀戚悲動旁人吊者咸爲之憫憐而嗟異之庚申
丘嫂李孺人繼歿時府君一姊已適人而仲氏牧使
公甫授室矣府君幼失怙恃伶俜孤孑若不可以成
立而能自力不懈十六始受業于三淵金先生與澤
齋金卓爾鷙窩洪仁甫諸公定交癸亥委禽于司諫
院正言李公諱斗岳之門晩菴李忠貞公諱尙眞卽
李公外舅也時已位台揆年尊有高識一見府君愛
重之殊甚亟許以國器府君自與金洪諸公結社日
夕攻學揚扢風雅踔礪磨礱孜孜不少已詞業蔚然
驟進每一篇出輒爲三淵所奬許未幾金公夭沒同

學諸子仍遂分散府君倀倀不自得甲子携一友生
擔簦飄然步入嶺東之金剛歷躡幽深閱月始返所
述篇什裒成一軸金農巖擊節歎賞與三淵俱有敍
述引重甚盛間從三淵於泰華山中讀詩書二經後
亦屢負笈入近京諸山儒宮梵宇至或三四至已巳
宋文正遘禍府君旣與朴世輝李﨔等諸章甫上章
叫閽不能得則南下迎吊三淵先生於湖中李忠貞
諫廢妃謫北塞府君送之過嶺而歸仍又會下尤
菴葬於水原自是遂絕跡公車甲戌以後始復赴乙
酉冬中增廣生員丁亥除義禁府都事金吾例以新

差郎謂之曹司專管公事府君六朔爲是任間值重
獄上官必令府君執筆主訊覈事有疑難輒以諮詢
咸推其公明勤敏己丑仕滿陞長興庫主簿尋遷司
僕寺時朝家令擇各司官善其職者無頻遷提調舉
府君錄久任凡有狀聞文牒合行覆奏與勘處者雖
非職掌所管亦一以委之輒皆聽從庚寅移拜戶曹
佐郎未幾陞正郎時前日長金吾者方判地部久已
知府君才可任兼差別庫庫在江上掌米穀爲多人
鮮免近贓府君洗手奉公律己甚嚴使艄工持斛槩
以防胥隷之操縱舊例斛外米謂之落庭積貯而官

自私用名之曰私庫一斛贏剩多或至數斗少亦不
下斗餘已成流規府君飭毋過數升過是卽還以寻
舟子俾充其賠欠其所剩又不問多與少卽日分俵
胥隷之執役於庭者餘則畧以賙貧族而已一斗不
以留私庫一粒不以入門内前此雖號稱簡約亦多
有家役匠手而以剩穀酬工直者府君獨恥之一切
不爲也至夏中稅船全至當納他倉者亦爭願歸別
庫府君意不樂久居卽屢狀力辭必解乃已三江故
多庾廒至今數十歲江上人稱頌猶不衰尤以府君
之必求自免爲絕罕不可見云曹務浩瀚文簿如牛

毛各司貢人及諸市廛咸屬焉爲郎之難十倍他曹
府君提綱挈目事纖微無所遺吏不敢欺市井駔儈
之徒無一以賄通者是時命公卿薦可任州牧者戸
曹判書金公宇杭左參贊尹公世紀湖西伯趙公道
彬皆舉府君辛卯冬除開寧縣監府君單心撫字民
之窮無賴者爲之滌逋糴而以雀鼠耗充之行老人
宴以養高年劃廩餘以賑流丐民無有捐瘠閱軍器
旗鼓新其舊而修其弊噲然改觀以邑田賦不均屢
請州使者上聞于朝請改量而適移職不及行癸巳
夏移大丘判官時久旱上任日忽大霈人比之隨車

兩府民萬數千餘家事務之繁劇牒訴之堆委為列
郡最府君莅之以寬簡沛然若未始有事然邑貯氷
以需營府用甚殷而山童乏木植歲冬修氷屋民輒
醵錢以市材吏從中以為利民勞費不可勝計府君
旣上官詢民疾苦首以是為對府君卽攻金伐石以
築之及未畊經始甫百餘日而訖用人之力以工計
之至四萬六千有奇而役民只數日以錢計之至五
百兩有奇以米計之至八百斛有奇而皆自拮据不
取於民舊有雇馬廳以備迎送而旣歲久官吏不謹
守又取息多不止用子母法積逋在民至或過累十

年不能償官徒擁虛簿而已臨有事立馬徵呼係累害及閭境府君以爲積錢而殖之是厲民也方便料理得錢千三百餘兩市馬數十餘頭分授邑中人籍其毛色而藏之官俾以時輪役無偏苦以公行過一息程輒官爲之予雇直馬病與死官爲添直而改之有緩急則又以運糧械非公行切毋得責立具爲條式井井可久行然後貯贏錢備添雇焚宿券滌逋債民皆大悅養馬者亦喜其無馬而有馬閒時行商販賴以爲生後來者遽罷之復以錢斂散至今爲民害民莫不以爲恨邑處三營下供億旁午官出米穀授

吏隷市魚果油蜜之屬而所弖者狹所取者夥吏入
村市頭會箕斂公行掊奪少違程課官又榜撻以取
足焉所由來已久列邑葢莫不然民與吏俱不能堪
府君令取官所弖直及吏隷復戸稅保人布合之貯
一庫又計一歲所須物多寡與時貴賤令月朔預辦
以供用月各有常數無得濫用物各從市估無得抑
買擇鄉任之解事者主平市易而官爲照勘其文簿
出入罷吏隷之分貿禁村市之横斂俾爲永遠規吏
與民俱大蘇旣屢歲積儲充牣下至醯虀之微亦皆
陳陳於是取前簿中久逋悉行蠲除邑中舊無染坊

三營暨本府出布帛授之民民又斂錢而取染於他邑又其疎數多少無有限節也故民日以益困府君乃割官田畀官僕復其役種青黛以供染資仍又屢言於按使而通行之謬例遂罷添設江倉以濟漕運民甚便之賦稅徭役又悉從便區畫凡所以移補豁免賙賑捐助者又以米粟爲五百餘斛以錢爲千七百餘兩邑民皆愛戴如父母按使上治行第一爲一道最命授準職丙申春陞拜順興府使峽邑事簡而俗淳府君政務平易不煩不用刑杖民自戢威明頗會邑子弟課製以勸學屬歲久不雨府君時久病才

少瘳卽力疾齋祓躬禱於小白山牲幣未收甘澍霈然鄰壤民亦皆大愉爭來謝府君公餘多暇日杖屨嘯咏於白雲小白之間招邀人士賞梅哦詩以爲樂邑以大治吏民樂業嘗沿按使檄受嶺底七邑稅穀於忠州江上平均淸簡一如地部時七邑民感服不已時府君盡室之官獨不肯率妻子在家而府君竟不以一包米添遺爲朝夕資其他可推知也丁酉遷擢淸州牧使翌年春便道赴任承前政數易之餘邑事埶錯不可振府君威以束下惠以恤民如櫛垢髮如理亂絲爬剔無所漏未閱月而頌譽已讙騰矣府

君少彊健鮮疾恙及爲吏役殆十年稍示憊損乜筋家人子弟或諫其衰年精力不宜過自勞弊小事宜且已之府君輒歎曰我自不知其爲疲也且我雖欲自便奈公家事多滯何前後非甚病未嘗一日不坐衙雖祁寒暑雨如朔望闕儀謁文廟未嘗一日不躬行社厲祀典又未嘗無故代攝凡有公幹事至即行不憚勞遠潛滋暗鑠積損榮衞至　肅宗戊戌三月遘疾始以爲微感時癘氣方大熾毉治失方竟以四月一日己卯卒于官次享年五十二不肖適從仕在都聞府君疾革急留章馳赴不及至江上承凶問

吁呼隕絕穹壤茫茫天乎天乎尚忍言哉拓基不肖
無狀罪大惡極始不能早自省覺常以爲百歲可恃
貪戀恩榮省覲久曠至疾病而不能躬操湯藥屬纊
而不及親視含歛猶言猶息苟活至今痛矣天乎尚
何言哉尚何言哉以其月靷歸京西城外值潦癘不
及擇地用是年六月甲午權厝于楊州車踰嶺內洞
肅敏公以下族位之地也歲丙午拓基忝嶺藩秩視
亞卿推恩贈府君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別職如例已
酉以拓基叨奮武從勳又加贈府君爲資憲大夫吏
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庚戌卜

山于鐵原府東葛麻里芝蕙洞向卯之原以二月壬子啓墓遷柩以其月庚申永窆嗚呼慟矣府君凡生二男四女一男卽拓基一女適士人尹得謙一男三女皆幼而夭拓基娶判官贈執義申思遠女生四男五女男長彥欽次彥鉉女長適洪益彬次適洪欽輔俱士人餘俱幼尹得謙有一女適士人洪維漢府君器宇宏邃氣度寬和性篤孝悌幼失怙恃至慟在髓常不忍口提父母時事尤以大憲府君顏面依俙不能記爲終身痛每當考妣諱辰哀哭徹天至聲淚俱竭乃已及老如一日仲氏府君年紀不甚遠而敬愛

之沒身不衰以伯姪早孤零丁撫護眷恤視他尤至
伯母宋夫人老而從氏先逝府君涖邑日必逐月割
俸以助滫瀡未或闕一姊亦寠甚又如之無少間庶
兄死而有賤出子二人流落困窮府君收置而衣食
之俱爲之有室內舅有庶子而孤貧未娶宗人子有
素不相識而孤獨飄泊者府君並攜之官爲之擇婦
而配之教育而成人焉推以至於窮鄉冷族賙捄接
遇一惟力之所及曲有恩意內兄歿於癘尸柩殯空
舍親屬俱遠避不在側府君徑入哭盡哀而歸亦卒
無恙遠方儒士游太學客死無以歛府君未嘗一識

其名面聞而哀之襚之以二衣盖其好義急人者如此也府君平生不事營爲於治生產業尤泊然一無所留意歷典四邑田畝不增一頃至於器用几案之屬亦絕不喜造辦自少至老惟一小櫃收藏師友簡札而已雖紙筆之微亦未嘗別有儲蓄在官日家人婦女或置小小器物府君見之輒嚬蹙有不怡色曰此物從何出乎吾雖不爲此亦不知其不可堪也府君對人恥說貧口不道乞字雅不喜人作非情矯刻以近名以是人亦鮮有知其如此嘗自邑至京所騎馬鞍破弊不堪跨親友有戲之曰爲太守雖廉獨不

可以易此乎府君笑而卽改修之曰吾非故不爲也
特未及爲耳府君平居御奴隷罕有大聲色當喜怒
亦不遽形外宴居靜嘿儼然不可以狎進及其與親
戚朋友開心見懷引滿劇飮談笑傾倒絕去表襮真
意藹然又未嘗揚人過失暴人陰私於人必加推諒
不責之以所難能而至見人貪鄙纖吝與傾巧憸慝
者恥之若浼不欲正視少與一友人讀書山寺忽見
其不是處翌朝卽步歸家又不見之色辭內守甚確
事雖微絕不聽人囑託又一切不向人有託府君居
官謹愼守法廉公寬明民有狀訴勿論曉夜皆許徑

至前陳白禁閽人無得居中防遏遠村小民入公門如歸其家其有豪斷鄉里頑猾不率敎者雖大戶必痛繩之不少貸嚴束吏使不得侵漁村閭民不得見吏吏不敢出野值水旱必躬審田野蠲放灾荒雖深遠亦不以爲勞當秋糴先期布告斗斛均平不煩刑杖而民自趨令列邑補軍缺例趍歲晏鮮不以擾民府君獨以春夏務閒時多方搜訪一民不勞追呼一批不及村里而塡簽常自有裕又必使被簽者執籖以自占其苦歇由是貧民無族鄰之侵而吏則束手但奉行成案而已嶺俗好鬭訟喜干謁官府夤緣請

託不得則謗讟隨之府君一聽之以公心使兩盡其
情明說曲直剖决不留時日雖大訟人所避者亦不
少淹滯輒即判遣訟者無敢爲囑託計譎者亦不敢
怨他邑遠郡民願就訟者爭集不可記大丘時有豪
家欲違理占民田姻貴居間屢以爲託終不聽亦不
答其書雖因人致望意而亦不恤也自開寧移達城
也闔境老幼大供具餞之于境開順二邑民俱竪二
碑以寓去後思大丘三十三坊俱刻石以頌惠及喪
民又有千里聚錢以致賻者其莅清州才旬月耳喪
車之返也邑人士之哭而送至境者幾五六十人府

君前後宰四邑如歲時饋遺亦只及於親族而已盖未嘗一及朝紳人或誚之以寡情府君聞輒笑曰我方未遑民事尚何暇閒漫人事且竭薄邑以樹譽於朝貴非非道歛民無以能焉吾不忍爲是也我寧爲他日做官地哉是以雖平居素相善居外近十年通書訊者或僅一再焉府君少小慷慨好言論自期許甚高一世人亦皆望之以遠大不幸同志凋謝師門遘禍見世道日入於艱阨宿志蕭索仍之憂病纏緜不能有以舒發志業大致成就常以爲平生恨既復就公車屢不利及不肖倖占科名府君笑曰兒既第

矣吾何可復從塲屋間爭得失哉遂止不復應舉見不肖漸致清顯恒戒之曰少年登科第鮮不以驕傲取敗汝其戒之又常言今之世不可謂治且安當官者惟宜盡心職事而已上下論議浮躁乖謬非仁人之用心也晚來對人罕及朝政得失人物雌黃居常爲子弟言亦必本之於恕不務爲苛索瘢痕然於是非邪正大處毅然不少饒假卽其天禀然也嗚呼以府君深仁厚德懿行曠度與夫練達之才廉約之操苟得其位宜可以彌綸王家禆益世程而特以厄於時命竟不能有以登庸於廟朝之間晚從祿仕屢屢

少試之于民社而止天又不假之以年限于中身遂使其釐釐少試者而亦未得大有施設後之人又何從而知府君之所存與所守也哉嗚呼古之人欲不朽其親者必得當世君子一言之重以垂于後不肖雖顓迷敢忘斯義顧亦有待也今則墓地已定所汲汲焉不可緩者其惟幽誌顯刻茲敢纂次平日志事抆血哀籲於下執事惟是歲月愈久忘漏愈多寧或有而無紀不敢一言衍溢以犯誣親之罪庶幾蒙追念先故亟賜矜許則不肖可得以藉手而歸見先人幽明受惠又曷勝量震悚抑塞不知所喻伏惟鑑納

而裁擇焉不肖孤拓基泣血謹狀

謚狀

工曹判書尹公謚狀

公諱暉字靜春自號長洲尹氏自麗朝司空左僕射君正著籍于善山之海平縣歷知密直司事萬庇右政丞英毅公碩門下評理忠簡公之彪門下贊成事文平公珍連五世爲卿相入 本朝有諱繼丁官掌苑是爲公高祖曾祖諱希琳副司勇贈左贊成祖諱忭文科軍資監正贈領議政皇考諱斗壽號梧陰與弟月汀公諱根壽同時立揚遭遇 宣廟勳業德望

伕一世官至領議政海原府院君諡文靖妣貞敬夫
人黃氏參奉大用之女觀察使琦之孫外祖觀察使
鄭百朋擧四丈夫子皆顯于朝公居第三以隆慶辛
未九月壬戌生幼甚頴異甫學語已能讀書出語輒
驚人先輩鉅公如朴判書大立李鳴谷山甫交口稱
歎鄭松江澈嘗訪文靖公命公賦詩公時才九歲應
聲對曰纖纖疎雨兩三人一樹寒花笑我貧松江極
賞之賀文靖公曰此公家千里駒也老膝當屈十六
參陞補試高等金文正公尚憲洪相國瑞鳳金相國
瑬沈相國悅俱預是選仍與公爲莫逆交自是朋游

益附華聞日彰鄭古玉礎號有人倫鑒嘗謂公器局必至卿宰但恐伊時國事板蕩將何以免乎己丑春中進士第二名時朝論歧貳文靖公忤于時以公聲望不得占壯元公議稱屈辛卯士禍作文靖公謫北路旋移海州公一從之壬辰倭寇大入 宣廟思文靖才識特釋而亟召之公與仲季兩公奉黃夫人避兵於先山下遭內艱公雖在奔竄中而喪之如禮甲午制除擢庭試乙科鄭相琢書賀文靖曰三郞大庭表詞飄飄有凌雲氣云卽薦入藝苑由檢閱至待敎乙未陞刑曹佐郞移兵曹充書狀官朝京丙申由成

均館直講歷兵禮兩曹郞選知製敎兵戈猶未定國家多事極選備邊郞公與焉柳相國成龍素嫺吏牘每令公執筆口呼數千言纚纚不少休公耳受疾書不錯一字柳相亟稱之曰君才如此他日坐此可思老夫也丁酉蕭按察接伴使尹公國馨辟公從事按察亦甚禮之戊戌爲司諫院獻納兼侍講院文學選玉堂轉司憲府掌令時 天朝諸將多會京城供億患不給 上分遣侍臣督諸道稅入公亦承是命令寬而事辦運在諸道先己亥由司成歷弼善掌樂正執義復拜司成冬以宣諭御史往嶺南犒慰諸陣將

士庚子拜司諫兼輔德俄進承政院同副承旨例陞
至左副辛丑居文靖公憂服闋復除承旨遷禮曹參
議甲辰復入銀臺乙丑出爲海州牧使莅官甫周年
民追思而碑之戊申差聖節使赴京時　宣廟新陟
所過飲食起居一從方喪禮見者皆歎之己酉復爲
承旨判決事辛亥拜全羅觀察使壬子嶺南缺方伯
朝廷難其人遂擧公增秩而移除焉兩南俱稱劇藩
文簿雲委公剖決如流無淹滯士民至今稱之癸丑
賊臣秉國煽誣獄公亦中其螫禍幾不測竟削職公
杜門屏居口不及時事書史以自娛丁巳始敘西樞

戊午奉使朝京庚申復朝京時　天朝疑我貳於虜翰林徐光啓等上本至自請監護朝鮮朝廷甚憂之以李月沙廷龜及公充正副使陳奏辨誣旣至敷陳昭晣　皇上降勅獎諭適是時　神宗皇帝昇遐新天子登極公與月沙呈文閣部得以隨　天朝諸官同參於文華殿進香勸進慰賀之列前此東使之所未有也及歸錫土田臧獲凶徒益忌公以公在京師時要書文靖公碑文於汪學士煇劾以私交泄陰事請廷尉問光海終不許歷工禮二曹參判癸亥仁祖改玉不悅公者訾公連姻柄相醜詆以脩郄竟

謫長興量移牙山乙丑蒙宥敘復西樞丁卯西陲告警金公瑬請以公爲贊畫使機務一委公戊辰拜漢城府左尹己巳出爲星州牧使辛未以邑人朴訢逆誅降邑號見罷民思公政績久猶不能忘壬申又爲淸州牧使俄遞甲戌拜忠淸道觀察使以微事遞乙亥拜刑曹參判兼備邊司堂上丙子由左尹又移刑曹參判兼都摠府副摠管冬北虜入寇公從 上入南漢拜戶曹參判仍兼備局屢承命往賊陣備嘗艱險惟國事是急不暇顧一身也虜請成索 王子大臣廷議不能決 上召公問曰卿智慮過人度今送

王子大臣可釋難否公對曰臣觀賊勢築壘樹柵非朝夕計也於和於戰若不早定他日之憂不但止此及出城議定 上復召公謂曰卿之計慮無愧古人予恨不早用卿言也公泣曰唯望堅定 聖志以圖他日薪膽之報將出城又召公曰卿且出往更審情形公既復命遂扈 駕還都以執靮勞陞嘉義冬清使至時新刱於兵朝野疑懼特拜公都承旨周旋接引悉中機要 上益重之戊寅由左尹改戶曹參判未幾超拜漢城府判尹兼知義禁府事轉刑曹判書冬以問安使赴瀋適當泛舟之役厥數累千非使

事所幹而公以計彌縫從便省減者甚多明年春還
至安州值奏請使沈公悅病甚　上特命公代之準
事還同行有娼公者詆以僕從犯禁落職郊居庚辰
入者社冬清使至鳳城招大臣六卿恫喝事叵測朝
廷大震起公爲遠接使得以方便無事辛巳拜工曹
判書以運餉下西路癸未又兼知義禁都摠管甲申
春治器遠獄訖用勞陞正憲公素患泄至是增劇以
八月丁卯卒享年七十四計聞　上輟朝祭賻如儀
冬永窆于長湍府北梧陰里夫人李氏祔焉後三年
以長子從勳贈公領議政別職如例夫人亦從贈視

公秩夫人司評者命女 世宗別子寧海君瑭之後也婦德甚備擧三男三女男長勉之僉正次建之監察季敬之縣監僉正一男堦文科戶曹判書次季二房亦有出至今五六世內外雲仍甚蕃其最顯者曾孫世紀兵曹判書世綏大司諫玄孫涉水原府使汲大司成五代孫得徵司諫得敬校理公氣度沉毅弘遠平生無疾言遽色不事矯飾不喜交遊家居不廢讀書案上常置資治通鑑一部看閱無倦古人之格言至論有契於心者必書之付壁以常目夜輒與子弟賓客討論古今亹亹忘勞晨起必整衣冠正坐終

日非甚病未嘗偃倚其事季父月汀公甚勤風雨寒暑候問不少懈於伯氏議政公亦然其接物也不設畦畛人或加以橫逆直受而不報常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死生禍福天也但當脩吾身以俟而已詎以是嬰吾中哉故累遭謗廢而不少置忻戚知公者皆以爲此老之才或可幾及而其量未易及也當官不擇夷險諳鍊時務務存大體不以察察爲明在籌司旣久規畫動合機宜先事預度如持左契金公瑬詩之曰快手剸煩如决驪沉機知變若稽龜人以爲知言公之常所陳請者如改貢案以紓民力屯田邊上

以實軍儲脩平壤城增安義二州戍以固藩籬築墩江都等事皆稱切時而或行或不行識者恨之又惓惓於奬義崇節請贈壬辰死事諸臣趙憲高敬命以爵謚又請 先朝名臣朴淳等特贈美謚一時韙之有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公沒近百年而尚未有易名之典蓋未遑也謹據家狀猥加櫽括以告于太常

議政府領議政致仕李公謚狀

公諱宜顯字德哉姓李氏號陶谷其先龍仁人以高麗太師吉卷爲始祖自後十三世冠冕蟬赫入我

朝開城留後士渭江原道觀察使伯持錄清白仍父子爲名臣高祖諱士慶司諫院大司諫曾祖諱後淵贈左贊成早沒無嗣以伯兄刑曹參議諱後天子諱挺岳爲後仕至坡州牧使贈領議政以忠實廉約世其家是爲公祖考考諱世白議政府左議政贈諡忠正公相我 肅廟深忠大節有故大臣風世數近代碩輔必歸公妣貞敬夫人迎日鄭氏郡守昌徵女右議政忠貞公維城孫贈領議政花浦洪公翼漢外孫也以 顯宗己酉五月生公自幼嶷然出頭角聰穎過人甫就學先輩識者已許以異日公輔器旣成童

遍讀經傳史記且甚喜看書晨夕咿唔之暇不住披閱至如朝報疏章亦皆流覽無少礙文理日大進忠正公連任海西關西兩方伯廣州留守公一隨侍凡聲伎紛華之觀絕不以寓目博奕雜戲不近手深居如處子唯讀書不輟吏人罕有識其面者間游賞佳山水名勝遇境吟咏多爲人所稱世人希利僥倖趨科試如鶩而公則泊然至勝冠一不跡場屋已時事大變忠正公屛居鄉外公從之只以書籍自娛世道汚隆之辨人物出處之義窮覽無遺著述古詩文累千篇嘗負笈質業於農巖金文簡公農巖問公所

志公對曰古人應舉將以行道今人只爲門戶榮與一身富貴計頭出頭沒於名利塲中以畢其生心竊恥此欲棄置科事從游先生長者講究經訓博觀古人文章以自澆灌庶爲不虛生者農巖喜曰今人大抵牿心科業不知其他而子能知科舉外有用心處其進未可量子其勉之甲戌世運復淸明士類彙征公隨忠正公還京師時有別舉及謁聖科而公皆不赴以有前言也是冬以 仁顯后復位將設慶科忠正公謂公曰汝志固可尚但此科異於例舉不可不赴此後復廢舉從事實地不汝禁也公不獲守初志

强就試遂擢別試丙科第五名公妙年一舉即大闡人莫不艷稱而公則畧無喜色其不動於得失而無心於榮辱自少已如此農巖貽書舉前言勉勵益至公素守靜不會出入追隨人尠有知之者至是六攝堂后筆翰如飛記注無少漏皆大驚歎以爲不可及華聞日益藹蔚乙亥夏分隷承文院權知副正字丙子春薦拜藝文館檢閱秋陞待敎丁丑春乍移侍講院說書旋還待敎冬陞奉敎戊寅秋忠正公拜相例兼春秋館監事公以嫌遞爲說書冬免已卯復拜說書陞禮曹佐郎轉司諫院正言辭遞復除又違召罷

臺閣言事例多與廟堂相劘切爭可否而是時忠正
公在三事公以是累除言地輒引義力辭間或因事
暫出旋自罷免秋拜文學庚辰除正言遞拜兵曹佐
郎又除正言者四又拜兵曹正郎辛巳爲正言司書
者俱再移司憲府持平選知製敎又以司書陞文學
壬午又除正言兵郎爲京畿都事復除持平正言拜
成均館直講癸未丁忠正公憂冬選都堂弘文錄乙
酉外除連除持平副修撰兼漢學敎授皆不就亾何
以校理拜吏曹佐郎兼漢學西學敎授暫出參大政
郎罷已三爲副校理兼司書漢學敎授再爲獻納

上下傳禪之教偕三司伏閤力爭得寢明年爲副校理副修撰者再兼校書館校理東學教授而俱不拜夏爲養乞外除金城縣令有林溥者投疏言辛巳鞫囚供有謀害　東宮說而鞫廳匿不以聞其言至憯且誣必欲以禍士類忠正公實以委官按其獄公遂歷擧當時所聞實狀上疏訟忠正公寃時議竟歸罪按獄諸臣並罷其職而忠正公亦與焉公痛迫累辭終不赴差御營廳郞廳校理獻納吏曹正郞修撰兼文學中學教授俱辭丁亥除吏郞亦不就以獻納監試郞免三除副校理兼文學陞副應教移執義又除

應教皆辭以疾不拜冬末拜司僕寺正戊子春自副
應教擢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暫出卽遞拜掌
隷院判决事己丑除兵曹參知辭遞夏爲伊川府使
旋以廟堂薦移水原府使以赴伊未久命仍前任庚
寅春入爲吏曹參議秋違召罷又以伊川時徵靑坐
罷辛卯春拜戶曹參議轉右副承旨夏遞拜刑曹參
議出爲慶尙道觀察使壬辰遞拜大司諫上疏論提
學李整掌試不謹狀且斥臺閣護黨掩匿 上命拿
覈事大露整編配中第者四人並命削科皆時輩所
愛惜者因此怨謗公忒甚賴 上力持之不敢加公

以罪而擠枳仕塗至不擬散職久之再爲承旨吏議
一爲諫長翌年朝臣請上尊號公意不可不參庭請
夏以禮曹參議移副提學遞拜大司成冬復拜副學
甲午又歷禮議大司成公素與世寡諧數年來蹤跡
益睽孤知不可苟容於朝力求外銓中許處以畿郡
會海伯缺秋遂除公黃海道觀察使公辭未能得强
赴明年秋力辭遞爲戶曹參議移吏曹丙申春違召
罷已而陞嘉善大夫開城府留守持平洪禹行以公
壬辰論科試事爲案而醜詆之大臣白于 上遞公
職仍收嘉善資夏除吏曹參議時輩猶齮齕公未已

遞移禮曹復還吏議皆辭未幾 上下敎追斥臺言之乖激仍以收資致慨惜意 御筆特擢禮曹參判旋移都承旨遞爲禮參復歷都承旨漢城府右尹大司成禮曹參判承文院提調由大司憲轉副提學丁酉還大司憲以禮曹參判扈 駕溫泉還復爲大司憲副提學工禮二曹參判同知成均館義禁府事典牲署備邊司司譯院提調除京畿觀察使未及赴遭內艱庚子春制畢拜大諫復兼備局 肅廟昇遐與大臣禮官入侍襲斂差行狀纂集廳堂上爲禮曹參判觀象監提調超資憲階差冬至正使拜漢城判尹

轉刑曹判書無賴人趙重遇受嗾請崇奉張氏公承
命鞫治重遇杖斃餘人定配時太學生尹志述論
肅廟陵誌闕却辛巳大處分宜改撰被譴配諸生不
自安空館而出公以同知成均事勸諭諸生爲言若
不宥志述諸生决無還入理 上乃命宥志述冬以
議政府右參贊赴燕遞爲知中樞府事明年春復命
拜禮曹判書差 肅廟實錄廳堂上夏移判吏曹秋
遞判刑禮二曹移差實錄都廳堂上 景廟有疾無
嗣領相金昌集等請 上稟 慈旨建國本公亦同
卿宰三司入對贊定大策賊臣鳳輝陰懷不悅投章

熒惑意叵測公又同大臣卿宰請討兼藝文舘提學同知春秋舘事掌樂院司僕寺內醫院提調製進世弟嬪敎命文賜馬　上命　世弟聽政大臣卿宰陳啓請寢仍庭請公亦隨參至十二月一鏡等諸凶盜秉四大臣爲禍首以四大臣議輟庭請時諸宰唯諾爲罪公亦被削黜壬寅春賊臣眞儒等以公前日救釋尹志述請遠竄閱五月而不得準乃止賊臣師尙與逆臣弼夢更請竄極邊而施及先忠正公誣提無不至殆同變書時輩亦疑其已甚刪去誣先語而減律以遠竄夏乃謫于雲山郡時火色彌天邊陲荒

絕生計亦甚艱而公夷然不以在意扁居室以素行
窩三字若將終身然實有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焉乙
巳春今 上黜辛壬人登進舊臣卽釋公西敘兼知
春秋館事同知經筵事繕工監司譯院提調拜刑曹
判書兼藝文館提學移吏曹判書 上引見正卿三
司議冊 孝章世子公同入侍贊決又差實錄都廳
堂上偕大臣卿宰入侍請伸雪四大臣及壬寅寃死
諸人兼備邊司有司堂上入枚卜拜南漢守禦使製
進 孝章世子竹冊文加正憲以史局務緊辭遞經
筵進崇政階拜判義禁府事又兼 世子賓客弘文

藝文兩舘大提學知成均舘事校書舘提調命僩壬
寅僞勳公製進頒教文 上奬之以通暢詳悉特命
賜馬又以製進璿譜跋賜馬兼典牲署提調辭遞金
吾復兼知經筵事始公蒙宥不復有當世意欲直歸
鄉廬自念 上新卽位義不可不入瞻耿光亦欲一
陪祭 魂殿以伸號弓之痛遂黽勉還朝旣入行止
不得自由隱忍度日公以銓部是政本政本若淸國
事可做辛丑長銓時精白一心克追先忠正公遺矩
抑躁競振淹滯仕路頗肅而流俗多不悅使不得久
其位及是尤欲刷積染仰副委寄之 聖意而旣主

銓地且兼文衡自不無進攘者掌試尤淬厲秉公以
致寡助而多怨公於是知不可復有猷爲遂力辭遞
銓任自此絕口不言時事唯日仕史局　肅廟五十
年治平大業賢邪大分矻矻盡心力三載纂述欲以
酬　先朝厚恩若消得數十日可以梳洗無憾而未
卒業遽有丁未七月事爲黨人所漫滅公終身以爲
恨丙午春拜左參贊復兼金吾以定罪人配所事有
未安敎累違召嚴旨譴罷已而特敍開釋備至仍授
將任復兼史局籌司再爲禮判參贊兼司譯掌苑司
僕觀象承文諸司提調知春秋再兼弘文提學製進

宗廟增修上樑文 景廟御製跋並賜馬又拜大
提學以製進 王大妃尊崇玉冊文進崇祿又以製
進 中宮教命文賜馬丁未春兼 世子賓客 孝
章世子入學公行博士事又賜馬辭遞司僕司譯觀
象等提調五月拜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
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公五上疏辭批旨縷縷
褒之以淳厚樸素超踰俗態勉之以念先卿體國之
意命承旨敦諭時公專任史事條緒方張而遽爾遞
去史事將歸疎謬摠裁官閔公鎮遠上劄讓于公遂
仍命公摠裁公既入謝引見奬諭時三司討復之論

歷三歲未蒙允許輿情憤鬱公進言當今國事實無着手處非臣所可彌綸而討罪不嚴倫彝將滅根本如此百事受病宜亟允公議使國事有所湊泊且彼旣自知罪惡死中求生將何所不爲舒緩留時抑恐生出凶圖有不可測者此尤可懔然憂危矣 上是公言而竟不從公後入對又輒反復陳之無何弼夢等果叛公所謂舒緩留時恐生凶圖者至此而驗矣退上劄辭兼帶守禦使掌苑提調則遞而文衡命仍帶六月復力辭遞文衡七月 上有大進退公卿三司俱被斥黜公亦坐罷退居楊州陶山之先墓下戊

申三月諸賊舉兵反急報至中外震蕩公蒼黃入京聞時論至議去邠且令本兵長領輦下親兵出征事多憂疑遂上疏論輿衛疎虞此後勿復送輦下兵且請堅守都城勿去因此輦下兵不復出去邠之議亦不得發旋命敘用昨年罪罷諸臣公亦判中樞府事令史官偕入引見帳殿舉昨年特罷事爲論敦勉命參鞫亂稍定賀儀旣舉公卽留疏出城以參鞫勞賜馬冬聞 孝章世子疾遽沉公卽入詣闕下承候及 孝章殂逝已成服復還陶山 上遣史官諭令偕入公上疏言原初逆鏡之搆禍也逆夢輩首論聯劄

事謂臣等以唯諾被之一案及後議雪諸冤也臣泣陳諸臣殉國之忠遂有復官賜謚之命矣未幾處分一切倒置重寘極律目以將心夫將心固逆也唯諾其將心者亦逆也又力訟其以忠殞身者當爲何等罪犯也時議又於見在兩相臣搆罪極憯臣初旣與聞袖劄之事元老大臣陳劄後亦以劄意爲是仰對淸問則兩臣之罪卽臣之罪也臣於在朝日凡於懲討之義不敢後人庭籲筵請率皆屢參今當日爭論之三司尚在罪籍而討罪之請臣亦同之則三司之罪自在並被之科矣至若史事關係尤重是非與奪

皆臣所主凡有罪辜臣實當之伏聞有改修之舉在
宋黃庭堅范祖禹諸人以纂史得罪沒身荒陲至我
朝史禍之慘尤不忍言臣其敢以遭遇　聖明得
逭極戾爲幸而晏然自如耶臣雖微嘗忝大僚進退
出處爲四方所瞻其可負此罪而捐廉恥犯笑罵厠
跡朝廷之上耶以製進哀冊文賜馬明年　孝章練
祀赴闕下脫衰命引見握手勉留勤至公不得已暫
留先是壬寅四大臣乙巳復爵賜謚至丁未復被追
奪八月始命復復李相健命趙相泰采爵而金相昌
集李相頤命猶未復諸臣又陳請不已公偕洪領相

致中入對力請而 上猶不從又有斥遏之者公遂
復退歸庚戌四月聞逆宦必雄結戊申餘黨謀不軌
事覺公入城奔問連參親鞫秋差燕价三疏懇辭得
遞以製進 宣懿后陵誌 肅廟實錄纂述勞俱命
賜馬壬子又特差謝恩正使再辭不獲前此國有事
公未嘗不入覲事已又未嘗少留 上屢引見諭令
在朝至舉先忠正公事勉以追繼先美而公輒引情
跡廉義辭不承命及是公畢使還又命仍留且敎曰
予當不除相職許以優游樞府勿令干涉廟議年至
當許休致公猶力辭退歸癸丑春 上有疾以諸臣

不上來至不許進藥累擧公退歸事辭旨極嚴多有
不忍聞之教公惶恐入待命召見慰勉兼司饔院都
提調受暇將還山忽遘疾幾殊因沈淹床第乙卯正
月 東宮誕生公同諸大臣入對共請 元子定號
頒慶公與金右相與慶入侍力陳金李兩大臣寃狀
上終不許公退又上疏畧曰夫論人必觀大體罪
人當參情實苟有忠著殉國功存衛社者斯其樹立
擧世共見縱有事爲間一二未盡者不可以一事掩
其大節況所爲罪者涉於微曖則其可終始把持不
少原察心事也耶金昌集家庭淵源固異於人又其

平生明白峻潔無一毫私曲闇昒之態是以鏡夢輩
雖構殺其身而建　儲聯劄之外曾不能旁摘他事
以爲罪案今　殿下之所未安未知何樣事而末世
人心本自險側況於危疑之際乎如有身所不知而
中間簸弄者則干其人何事而乃反疑之於若有若
無之中解澤終噤舊寃之外又添新寃寧不悲哉此
不但其人一身事而已大有傷於倫常義理關係至
重至大臣何敢畏罪而不復言乎右相金公亦上疏
力言而卿宰侍從五十餘人又聯名疏請　上命並
入侍時宰之任備局者亦令同入　上教辭旨非常

有不敢聞者諸臣惶駭力請止勿復教不得畢說而
退越數日復拜公領議政公自以留京非得已也
上旣許以不煩職事故身同放臣爲時月遲回計中
間屢欲還鄕而以病故中止心常鬱鬱及有是命則
尤與素志違背卽決歸　上卽遣承旨別諭令史官
偕來公再疏力辭時因前日筵教方外嘵嘵之言極
紛紜而又有臺臣李載厚者投疏贊美筵教其意不
可測公遂於辭疏陳戒畧曰古語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人君辭令之重有如此者苟不能愼於出言莫
念磨玷之戒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自今　殿下

宜益恭飭勿使外間妄有窺測又不但愼之而已亦勿使些子意思留着胷次而矧今邦慶無前景運方新寰區謳咢協氣洋溢尤須痛滌查滓廓開纖翳以致天地交泰內外訢合太和薰融之化自然而臻矣豈不休哉疏牘煩絮不敢盡言而惟此寸忱炳然如丹願　聖明俯察而加意焉疏入　天怒遽震特命削奪官爵會　元子患疹旋愈　上喜甚大赦公被敘復判中樞府事丙辰春　東宮冊禮將行公不敢退在進詣城外陳疏下優批令史官偕入引見諭以予知本心無他勿復以前事介意仍須留住公辭謝

不敢承參賀班卽歸冬金左相在魯白 上言在外
大臣例給月廩而李某家甚貧饘粥不繼宜有軫念
上許之丁巳春進領中樞府事秋 上因朝著乖
爭却膳不許見臣僚中外憂恐公入朝與諸大臣齊
請始蒙勉許已而 上御朝參頒大誥仍命大臣卿
宰三司入侍便殿 東宮亦侍旁 上親執杯勸諸
臣勉以留輔公亦不獲已爲仍留計俄兼軍資監都
提調戊午公滿七十入耆社進上劄請致仕優諭不
許己未春兼奉常寺都提調夏以 端敬王后復位
謚冊文製進賜馬庚申春上 大王大妃尊號以公

製進玉冊文又賜馬辛酉秋　上欲盡滌壬寅舊案
召公卿公亦承命入對壬戌春又因事承召入侍
上見公衰謝已極出入使內侍扶掖大加嗟愍特許
前日休致之請仍執手溫諭公感泣拜謝癸亥冬臺
臣趙重晦言事忤旨　天意激惱連下嚴敎公卿三
司求對而亦不得入見公上劄極諫其勤懇憂愛不
以既老而少弛甲子冬以製進　齊陵碑後記又賜
馬乙丑四月六日疾卒享年七十七訃聞　上震悼
輟朝市弔祭如例命不收祿三年有司庀事禮葬于
楊州金村卯向之原兩夫人祔焉公凡三娶咸從魚

氏觀察使震翼女無育恩津宋氏主簿夏錫女一男
普文早歿公請以族孫學祚爲其後今十歲二女壻
士人黃榆金聖柱兩夫人俱從贈貞敬夫人全州柳
氏通德郎寅女封貞敬夫人二女壻士人申光復洪
檍公疎眉廣顙目光炯然至篤老猶辨蠅頭字豐貌
偉幹聲如扣鍾質厚而內敏性簡率任眞惡修飾便
嫺然於持行處身雖小不放過侍親側未嘗不危坐
坐必有常處雖小味親未嘗則不肯食鄭夫人每爲
之强進焉親有疾公不解帶廢寢與食冬亦多處冷
廳其丁鄭夫人憂也公已衰矣雖祁寒盛暑朝晡哭

泣未一或闕析箸自取其羸薄又以所嘗別得於新
恩時者同分之友姊妹甚至仲姊早寡窮居公尤眷
念不已極意周恤撫愛其所後子益篤公自齠齔凡
衣服器用之屬或近巧美則輒厭之長者每稱以天
生儉樸既貴而一此心不少變平居不問生業有無
再莅雄藩位極將相而被服飲食如寒士廐庫俱空
家人假貸給朝夕雖不悅公者莫不一辭稱淸白公
居官持大體以寬簡不苛爲主而最嚴於考課之政
不規規於事功作爲不屑屑乎簿書錢穀唯一心奉
公痛絕私囑雖至親無一人由公託而得官者常不

欲刻覈矯激訐直取名譽而顧於義理邪正之辨毅然有不可奪者凡世之依阿洪濡承奉投合者不直視欲唾其面惓惓於君德時事退而猶切如聞衮闕政疵嘆咤憂慨義形于色近來朝論號為蕩平外若調停保合而內實作一利窟舉世爭奔熙熙穰穰士趨日卑泯泯棼棼而公獨獨立不撓自靖其晚節清名重望蔚然為士類所依歸者二十年至其末後一疏亶出於憂深慮遠耿耿忠赤無愧古人而未槪淵衷恩譴隨之無何收召眷遇不替斯可以見君臣之際矣公天姿澹然無欲大而爵祿下及聲色貨財

以至几案玩好花卉裘馬泊泊乎無一留情者不喜馳逐朋儕上下論議尤斥遠市井商譯技術乖巧之輩不得近門庭又如朝士武弁之干謁求售者亦不肯款接每公退庭宇落然無雜賓唯耽嗜墳典不翅芻豢之於口在謫時年位已俱高而取四子詩書易禮小學朱書昌黎文循環熟讀日有課程到老亦未嘗一日書去手公記性尤絕人遠自三古歷代近及東方治亂盛衰之跡進退消長之際至如典章故實氏族系派之屬亦莫不纚纚貫穿歷歷如在目藏書萬有餘卷經史子集稗錄野乘山經地誌塔鐫塚刻

殆靡有遺一皆手自校讐世之號墨庄者罕能及之
爲文章操筆立書數千言而取裁唐宋諸大家蒼健
沈蔚典重有法度一時朝廷典冊士大夫碑誌皆出
公手詩亦雅馴醲厚絕無尖巧態所著遺集幾卷藏
于家拓基於公爲中表弟而識公顏承公謦咳者已
四十年矣間又銓部史局忝佐下風知公不可謂不
久且深也竊謂謀謨宣力於中外爲時所重者世固
多有而至若避遠權勢脫畧利祿操守之廉白識度
之峻正世不敢疑其矯人不敢干以私而如其華國
之文三長之才求之近古尤所尠匹卓然名德誠可

以型範搢紳帡幪善類而今不可復覩矣嗚呼欷矣
謹撮家牒庸告于太常

兵曹判書朴公謚狀

公諱師益字謙之朴氏本新羅宗姓羅亡散處八方其籍于羅州潘南縣者自戶長應珠始四世有諱尙衷高麗右文館直提學以正義深忠 本朝追謚文正是生訔議政府左議政以勳業相我 太宗謚平度生葵慶尙道觀察使又三世至光年吏曹正郎生紹司諫院司諫以道學著稱追贈領議政特謚文康生應福司憲府大司憲生東亮策扈聖勳封錦溪君

謚忠翼爲中興名臣生濔儀賓　穆陵襲封錦陽君
謚文貞是爲公高祖曾祖諱世橋掌樂院僉正贈吏
曹參判錦興君祖諱泰斗高陽郡守贈吏曹判書錦
恩君考諱㢸夏　敬陵參奉贈議政府左贊成錦寧
君妣南原尹氏黃海道觀察使攀女吏曹參判李公
廷夔外孫方娠公夢鳳鳥入室以　肅宗乙卯生公
自幼風標秀出言動儼若成人錦陽公庶弟淲號斗
峰以詞學聞公從受業甫成童讀經史殆遍及長劬
工益不懈庚寅中司馬壬辰庭試及第衆皆喜得人
郎薦史局癸巳拜藝文館檢閱歷待敎奉敎兼侍講

院說書乙未陞成均館典籍移兵曹佐郞再爲司諫
院正言時正言趙尙健言尹相拯事忤旨公抗言尙
健所扶植卽師生大倫今儒門磔裂師道掃盡而
聖明不此之慮臣恐自此師生間稍不協意視若弁
髦而棄絕之不少顧末流之弊容有極哉 肅廟久
違豫又因斯文事處分多失中趙公竟被譴公上疏
言養病之道須使心氣常悅豫和順無咈亂以生嗔
怒境之不順莫如久病情之易發唯怒爲甚以易發
之情居不順之境苟非隨處存省十分致力則不爲
此一字所使者鮮矣使臺臣之言是也固可和顏色

而受之非則直當置之而已乃忽震以威怒隨以譴
罰叱罵同於奴隷雖常時喜怒之節不宜過遽況忿
攝之中耗眞氣激火熱爲如何哉 殿下若以張思
叔爲戒呂祖謙爲法不惟養疾有力兼亦爲進德之
要道也又言人之大倫固莫過於父子而師生一義
亦豈可抛作笆籬邊物耶當時儒相不能兩全處義
失當卽士林間公誦非臺臣所揑造也況 聖敎但
謂師輕而已則輕乎云爾惡得絕乎臺臣只謂師之
不可背而已未嘗謂師之重於父也則孰重孰輕之
敎元不襯着不可作爲定案以拒言者也俄而 上

大悔前事登進士類公拜弘文館修撰時適大饑公
上疏請如宋臣曾鞏議通計飢民預撥一兩月糧以
錢粟參半粟則許其償半錢則全予之庶其不去鄉
土除非流丐不得已設粥外宜倣此行之仍請擢用
武弁之以廉白稱者以警債帥貪橫移配鄭栻於近
地如劉禹錫故事褒顯權忭恬退之節以礪當世又
極陳時事畧曰先儒有言朝廷有黨則人主當自貴
殿下雖建極執中以道消息羣下黨習猶患其難
平況有時手自推助是非屢變賢否莫的則無恠乎
激而又激馴致今日也朝著之變換凡幾遭矣每一

遞局輒增私黨之恩讐而斲國家之元氣人心世道日趨於危亾之域竊謂　聖質雖甚高明又輒困於所長英氣太露藐視羣下一言不當則百言而盡拒之一事有失則百事而盡疑之甚或昨之所是今忽爲非今之所賢後亦爲邪近下諸臣之批備示慚悔之意遷改之速臣固贊誦而曷若謹之於未悔之前使無可悔耶又曰臣竊觀史冊分黨率是以他人攻他人如牛李川洛蜀之類是也乃若今所謂黨者率其弟子而斥其師與之互爭各立一邊他姑未論其理之逆而不順亦已甚矣世變至此眞是無所不有

而半世之人不能自撤其蔽其亦淺且妄矣世之攻
先正臣宋時烈者始則做每事不能盡善之說以濟
其竊議之私中則雖顯然譏非而猶存嚴敬之稱至
于今日則直踐踏之凌辱之耳先正之所以爲先正
者只是一而已矣由前則極意尊奉比之程朱而不
疑由後則信口暴揚擬於桀跖而有餘世人之無常
而愛憎之爲變豈有如此之甚者耶 御批予之病
痛予豈不知今爾進言切中予病令人感歎可不服
膺至於先正事予深究義理有此處分不惟予堅持
雖後來亦當遵而勿撓也間遞爲兵曹佐郎旋還玉

堂 上將試浴溫泉公旣同館僚劄陳其不可退又
上疏極言而竟不能得爲養乞外爲江西縣令俄以
副校理召屢兼南學漢學教授侍講院司書選知製
教差 懋懷嬪復位都監都廳量田廳從事官 景
廟代理憫旱求言公偕同僚上劄應旨請謹始典學
戒奢侈擇守令疏滯獄禁料販愼檢田嚴捕賊仍言
宮女之卒畜閭家小兒私釀販賣萬萬驚駭貸死已
甚失刑定配之請猶未蒙許宜降明旨亟正其罪閹
竪之役只在供灑掃傳教令近來承傳色乃於喉院
起居之列將命往來衝突班行承宣據理言之而猶

踵前習先正臣李珥曰日新檢飭使貂璫之輩嚴畏士大夫然後可以永守　先王家法此豈非慮患眞切之言乎且此輩非奉命則例不敢率騶辟人而在途呵擁便同外朝驕橫如此合有嚴懲且論用人偏係之失　景廟深加嘉納　景廟將行嘉禮公因講朱書進言齊體之喪不比旁期之可絕而特以　邸下尙遲誕育之慶不待服盡進定嘉禮達權之舉實爲　宗社大計臣雖不敢爭而願於此等文字惕然警省以基萬世風化之本後復與館僚獻劄申前意仍請治　嬪宮見　廟時宮人乘轎闌入者又言

愍懷嬪復位後設科太過並蒙採施都監竣役命陞
資以未準格只賜馬間屢爲吏曹佐郞獻納校理兼
守禦廳從事官校書館校理己亥洊遭內外艱辛丑
服闋又歷獻納應教司諫差　肅廟實錄都廳郞廳
景廟承　慈教冊今　上爲世弟公拜輔德差冊
禮都監都廳賊臣鳳輝投疏熒惑意叵測公與諸僚
上疏請討轉司僕寺正冊禮訖用贊禮及都監勞陞
通政階歷工曹兵曹參議差實錄廳堂上俄爲全羅
道觀察使時事忽大變公力辭不赴遞鏡方居銓結
公補慶州府尹公又引疾罷已而遞竪虎龍上急變

凶黨煽大獄　先朝諸將相戕殺殆盡錄功會盟公以勳臣嫡長例當參而義不可竟不參時輩大恚恨始請拿問終乃遠謫癸卯五月竄公于泰仁縣冬又移之于嶺南之淸河公遷徙湖嶺間關氷雪人所不可堪而杜門却掃隨遇而安若將終身者乙巳春
上進黜凶黨收召舊臣公首被恩宥道拜吏曹參議旣還朝擢陞嘉善大夫同知義禁府事襲封錦原君差勳府有司堂上爲掌樂院提調禮曹參判旋拜江華府留守改築兩墩與二水門器甲廨庾城堞之毁圮者一意繕修請于朝聚本府及喬桐通津文武士

設科賜第丁丑胡亂殉節而未及旌褒者亟施貤典其有遺裔而孤貧者冠其首而月與之廩食久囚而自誣以殺人者晰其寃疏釋中人以曝曬 御庫至仍以 上命將審城墩劄使以旗角前導而不得則乃棍打軍校公馳啓言其狀即抵中人罪丁未春擢授兵曹判書進賚憲言者諉中批請寢 上責之公屢章苦辭慰諭備至終不許兼經筵春秋 世子賓客及備邊司觀象監典牲署司譯院承文院提調公方務恢公道振淹滯寬簡不苟甫數月衆武慍滿而大政隔日 上遽有大進退公卿三司咸被黜公亦

龍官屛居時凶徒掛書中外其言不忍聞至戊申三
月湖嶺諸賊果連兵叛公卽日奔問同諸舊臣蒙敍
差備堂知義禁府事侍親鞫言逆變所由作專在掛
書宜先窮覈言根庶幾凶言永熄亂本可塞今若取
款卽誅憑問路絕　上頗傾聽事稍定引義告退拜
大司憲公上章辭且以爲親功臣旣甚多不敢仍處
於勳府有司優批不許先是淸人以我國商賈有逋
債移咨徵責語不遜朝廷遣使辨之淸人答益悖臺
諫方請使者罪而不許公上疏言彼言之悖慢無倫
視前益甚而爲使臣者初旣晏然受之又無一番呈

文之舉領賞受宴汲汲徑歸少無痛迫罔極之心跡
其所爲誠極駭惋不可不亟允臺論又言漢廷大臣
惟一汲黯以直諫能爲淮南所憚折其逆謀直臣之
有益於人國也如此臣未知　殿下之廷能以直諫
聞者果有誰耶當此噤嘿成風雖大開不諱之門猶
患下情不得上聞而有少觸忤輒下非常之敎成一
邦禁以言爲諱臣恐從今以往雖有危急之機迫在
呼吸莫肯爲　殿下言之張栻曰伏節死義之士當
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今旣不聞有犯顏敢諫者則無
惑乎方伯守宰輩當亂恇㤼惟以奔竄爲事也且請

上勿以寇難之已平而少弛其警懼必長慮却顧預防其未然仍請擇閫任惜財用並賜開納夏以參鞫勞賜馬與會盟祭例進正憲除刑曹工曹判書已酉春差咸鏡道別遣試官俱以病辭拜禮曹判書左參贊復兼金吾摠府爲司導寺提調公自昨年以來雖間因朝家有故或嚴旨敦迫不得已暫進而其自靖之義固自如也時議又假蕩平之說以爲籠罩計公尤恥之無事輒即出郊舍未嘗久淹庚戌以知義禁侍帳殿親鞫逆竪弘彥家所記凶言又狼藉公力請究詗其所從聞而後誅之竟不能得疾甚數日未

參坐譴罷旋敘差 宣懿后國葬都監提調事訖賜
馬又爲參贊刑判兼知經筵掌樂院提調間以儐使
往還灣上辛亥冬出爲開城府留守時歲歉公單心
經紀賑捄有方飢民之仰哺者近萬口而卒無捐瘠
又以舊置教授官而無其實請依江都例革教授而
以士子之有文行者代爲教官以責作成之效仍作
遷轉之階且請旌孝子林昌澤以樹風教並從之大
興山城實爲天險而白峙與礪峴青石洞爲必守之
地請復屬白峙於本營移金川郡治於礪峴石洞交
衢之處陞爲防禦使築土城植樹木與白峙左右控

制議不一見格公尤以崇奬節義爲先務訪求宋東萊象賢劉元帥克良遺墟刻石而識之旣而不樂久居九上辭疏而終不許癸丑夏遞知敦寧府事復爲參贊刑判兼春秋義禁多引疾不拜再罷旋敍居言地者謂公仍帶勳府有司於新功臣多出之日据摭而詆斥之 上旣嚴責言者而特遞之徐相命均諸人又陳自前未必辭避且公嘗累辭而不獲命狀憲臣仍劾言者用意排擊而罷之公陳章但深自引咎而已溫諭靳許是年九月 上引見諸功臣於映花堂特命公同入曰雖非親功臣其祖有功於國故欲

偕見矣公詣闕以不可以勳堂承召命疏辭未及上
又教曰今日之招何可不入命入侍史官傳教引入
慰諭勤摯且令勿復引嫌於勳府仍以白金杯酌酒
以賜之命與豐原君趙顯命共飲後袖而歸藏勳府
公祇受共飲訖又陳所遭非常終不敢仍據勳堂
上命勿復提說曰一杯法醞其意深矣飲此酒受此
杯而更欲辭乎仍下 御製詩公卽席賡進有龍灣
西扈憶先臣之句 上復因是句戒飭縷縷公進曰
飭礪之下孰不感激然而自 上必先無忘變亂之
時如所謂毋忘在莒然後諸臣當益奮勵臣雖不肖

亦豈敢不以先祖事自勉其萬一乎臨退以公脚病
不良步命掖隷扶掖乙卯爲大司憲知經筵皆辭提
擧　社稷尙方槐院等署以未參入對與三違試召
再被罷旋收敘十月差伴送事護北使至義州又命
仍擯繼至者十一月歸到鳳山疾暴作昏不能省未
得隨客行登程道臣聞其狀公亦少甦而追至京上
章自劾嚴敎特罷已而敘復原封知義禁府事丙辰
連除右參贊禮曹判書皆辭不拜爲奉常提調再以
違試召又罷卽敘公素患膈痰喪慼悲疚既多積損
郊寓棲屑重致添加至十一月少間十日夜與人對

局談笑如平時旣寐忽痰壅竟以翌日卒享年六十二訃聞輟朝市弔祭致賻如儀明年二月窆于安山杜若谷負艮之原公生質絕美天資近道玉立朝端儀觀儼如也性莊重簡默仁厚恭儉事父母誠孝出天錦寧公晩歲久沈疾公服勤左右躬操藥餌雖稍間必屛俟戶外夜深始退未曙盥櫛以待起長帶憂色未嘗一展眉如是者累十年如一日事尹夫人先意承奉匕箸必察多少房堗必檢溫冷拱手跪侍愛敬俱至尹夫人有疾雖苦痛每爲公自力忍耐其在包特也哭踊若絕鄰里不忍聞三年血淚哀毀爲爛

祭奠必親不以病或廢旣外除錦寧公所嘗處不忍
復處手澤所存不忍復檢以河豚駱粥錦寧公所嘗
嗜也不忍進値親忌前五日喪食臨祭號慟如在袒
括日必晨謁家廟生朝不許家人進一盃叔姑老而
喪三子寡居公之任沁松二都俱迎奉供養盡其誠
自疾至喪極力靡遺慽叔父贊成公少於公五歲而
執子弟禮甚恭至老不衰以至服食醫藥之際多人
所不可及推以事諸從母如事母諸從母亦久愈不
能忘語及必涕念斗峰敎誨之恩助其祀賙其家友
諸弟甚篤案有新味不分則不嘗遇親族無間戚疎

藹然仁愛見於外聞人喪雖僅識面必却肉奴僕之死亦然其立朝也有事未嘗不言言之必理直而辭婉故 上意既多傾納而異議者亦拄其口當官處事類皆安重詳審務爲經遠圖不喜違道干譽雖若無近效之赫赫者而自有歲計之益平居罕出入不肯馳逐交游上下論議爲名高甚惡鱗甲機關於世故澹然無所累於心者口不道錢字室無玩好物至如居養服用老且貴猶蕭然如儒士門無雜賓嚴於辭受雖禮饋少過則却之慕禪爲邊守進毛衾而亦不受江界例產蔘適有遍遺朝貴者公獨辭不納事

露時宰亦愧服施於人唯以驕直未嘗妄用公物非甚病終日端坐無惰容左右書帙井然不亂人自不敢以狎進然而應物存心必主仁恕所莅皆追思不已取人必明審秉銓筆人有謀清選而爲之地者頗多終不撓長本兵以崔必蕃無人望不擬閫帥至被大臣譙責南延年雖老有膽氣授淸州營將戊申之變必蕃棄邑逃延年罵賊殉節公雅執謙退不以詞藝自居而爲詩文俊逸典暢尋常札翰亦翩翩不俗在謫日以經籍自娛手寫四書詩經循環誦讀晩來以心近等書爲隨身物燕處罕釋卷字畫亦遒正雅

整頗得晉人體格公私金石多歸之夫人驪興閔氏
右議政文孝公鎭長之女左議政文忠公鼎重之孫
禮曹判書章簡公南二星之外孫文孝公路遇公目
逆而異之曰是必貴可妻也遂以女歸之期待殊深
擧一男大源蔭仕縣監三女婿士人李益熺郡守金
漢楨士人金魯內外孫曾男女如干人拓基年輩後
於公而以姻婭之故自幼少已熟於公及登朝又躡
公後塵知公久而服公深者固多矣最公孝友之行
無讓古人恬簡之操足警衰俗歷事　三朝終始一
節其見於筵對與章奏者無非所以匡主德而衛斯

文杜亂本而尊國勢時與心違多退少進竟未克有所施爲而墓草之宿歲行周矣嘗世愈久聞人愈多而益覺公之不易復見今就其家牒謹掇大者肅告于太常以請易名之典

刑曹判書尹公謚狀

公諱憲柱字吉甫尹氏系出坡平始祖莘達佐麗祖開國爲太師自後圭組勳伐奕舃蟬連者十四世文肅公瓘最以功烈著稱入我　朝昭靖公坤錄佐命功封坡平君又二世忠景公師路儀賓　獻陵策佐翼功封鈴川府院君又四世而至公高祖諱機翊衛

司侍直贈承旨曾祖諱宗福贈參判以子觀察使得
說貴故祖諱受說濟用監奉事贈吏曹參判考諱澤
同知中樞府事贈議政府左贊成兩世推恩亦以公
貴也妣順興安氏贈承旨頴達女文成公裕之後以
顯宗辛丑正月生公安夫人始娠有異夢臨蓐又
如之公幼而器度岐嶷聰悟絕人動止異凡兒少長
文藝蔚然華贍癸亥登司馬始屈蔭調由 顯陵參
奉陞司宰監奉事戊寅 肅廟謁先聖試士公擢魁
第時稱得人前是公宗老夢文肅公自禁闥手桂花
以授公曰爾必戴此花於寅年也至是年果符是夢

而所試科題又是文肅後開北路置六鎭古事聞者咸異之例付成均館典籍轉禮曹佐郎遷兵曹旋除黃海道都事李相國濡長本兵以公多掌緊務諳練精核啓留之仍久任己卯夏始拜司諫院正言移司憲府持平請收睦來善李玄逸等諸凶黨歸田自便之命又上疏條請勉君德愼威怒簡守宰拜　陵宜俟收穫俾不妨民宮庄勿令占南大池並納之遞復爲持平者再正言者一諫雕鏤沉香倣恠石忽玩物之戒　上亟嘉納又請嚴覈換封科獄仍論臺臣之營護科賊者宜削仕版復再爲兵曹佐郎辛巳移侍

講院司書轉掌令劾同義禁李鳳徵營救睦來善之
罪且論李喜鼎者誣詆先正不可輕釋而執義李文
興擅停其論宜有罪　上命罷文興職除楊州牧使
因事辭不赴又爲司書移正言轉掌令選三字銜與
諫院共劾相臣南九萬柳尙運容貸逆豎又論宗室
杭與逆豎希載締結綢繆狀請竄之遞拜文學差御
營郞廳明年春爲便養除南陽府使封疏陳民瘼請
賙穀民以賴蘇歲餘入爲弼善移獻納自是周流輔
德司諫者俱至六七間爲掌樂院軍資監正乙酉秋
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序陞右副　上遽下傳位之

敎公與諸僚求對而不得則力請繳還夜又命禮官
擧節目時諸僚已退食矣公詣閤門達曉屢啓不奉
命且報外庭公卿得以趁明早齊會廷爭時事出倉
卒皆惶駴不知所出公隨便周章不失機宜竟底回
天時議多之　上以大臣枚卜不稱旨下敎督責公
請還寢以存體貌嚴旨不納辭遞丙戌除驪州牧使
未及赴有無賴子林溥投疏駕辛巳鞫獄事將嫁禍
士類命設鞫窮問公亦以其時問郞被逮事白卽釋
仍遞拜承旨冬丁內艱哀毁幾不全服闋復爲養爲
坡州牧使庚寅遭贊成公憂善毁如前喪邑民依例

出賻錢悉却之外除再爲承旨一爲兵議甲午出爲
星州牧使賑饑荒釐弊瘼治理爲一道最丙申褒陞
嘉善大夫徵爲同知義禁府事明年 上候違豫將
試浴溫陽之溫泉本道策應方急選授公忠淸道觀
察使期促事殷咸憂其難辦而公指授區畫方便敏
給無窘礙觀者皆歎服 上亦深加嘉奬秩滿入爲
漢城府右尹歷刑曹兵曹參判副摠管差湖西均田
使爲言者所尼竟辭遞己亥四爲都承旨再爲戶曹
參判庚子拜左尹轉都承旨以 東宮疹患侍藥勞
進嘉義遞爲兵曹參判同義禁薦拜咸鏡道觀察使

時北路大饑民交走死且盡公單誠懷保安集而撫摩之廣聚穀物以賙之民無有捐瘠又分種給牛以勸耕歲乃熟民始安堵北俗素荒莽公乃倣閔老峰鼎重舊事備置冠昏儀物於各邑校院以及村里俾資而行之刊四書三經講規印布黌塾使士之治經應舉者賴以誦讀且軫關防疎虞多所施設試閱文武士激賞以作興之一路鼓舞驩欣在所爭鑄鐵頌去後思文肅公祠在鏡城公重建而大之竪碑記功烈置田爲享祀資又以元帥侍中二臺俱有文肅遺蹟刻石以記之辛丑春追論前歲藥院勞又進資憲

階冬廟堂以卿列之人白于 上召拜判尹且將重加任用已而凶黨忽得志秉國公自北臯歸臥楊山先壟下是時士禍滔天世臣大家屠滅殆無遺尤忌公有時望百計欲甘心先是逆臣重器斥守北關被公督過恚恨入骨乘時搆揑無不至與時人合乃嗾其族弟之居言地者請廷尉問仍又以賊臣明誼爲御史而按覈之北人聞之莫不呼號奔走或封章叫閽或流涕訟冤於查庭苟非遺愛入人者至深而事非由於誣罔則又何以致是哉明誼雖窮覈萬端而事皆脫空無可罪時輩計無聊淹延過半歲勒成案

終竄公于龍川府公逌然無幾微色只令以衣衾隨身備後事既至足不出戶外士有願學者隨材教導文風頓振多中大小科人譬之破天荒今 上初元首蒙宥召爲判尹兼管籌司金吾摠府淸使至差館伴旋以伴送使往返灣上書 東宮竹冊進正憲拜平安道觀察使公課勸文武刊布經書一如北關時又刻頒三綱行實以敦風敎尤以省費節用爲務塞債路絕料販分儲財貨以備支北勅而紓民力府庫充牣威惠遍布人謂近古所罕然公嫌於久處腴地引疾力辭明年秋遞復爲判尹民多勒石或立生祠

以頌之冬移刑曹判書遞又拜公素長於吏事尤着意祥刑明於决獄愼於引律疑必讞寃必伸諸道奏死囚文案氄繁最不易領會而公一一剖析肯綮取違互牴牾者反復究查而後已奸吏屛氣都下翕然稱之丁未遞爲工曹判書公告病控免批旨優諭終屢辭解職卽出住楊山爲終焉計盖公自少嘗慕二疏高致及年位俱高尤未嘗一日忘退而惟以國恩未報遲徊者久嘗書古人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投閑方是閑之句於壁上常目吟咏至是遂作序述懷又作自銘乃曰知足知止此其時也仍以二知扁菴

日以圖籍自娛又除刑判辭不至是秋時事復大變
又有欲陷公者讒言嗾人旋情敗中止戊申三月逆
賊麟佐希亮弼顯等連兵叛中外大震公即日入城
奔問時分遣宰臣撫循諸路而嶺北尤遐遠逆竪思
晟泰徵瑞鳳等俱新自北來大司諫宋寅明慮有他
變請送重臣以鎭之　上以公會按北大得民情特
命起公爲北路安撫使且令便宜從事公陛辭請
上堅定　聖意勿爲去邪計倣壬辰龍灣教文曉諭
八路以明逆順　上可之公旣踰嶺男婦耋倪在在
闐擁車下爭先覩爲快公行至中道聞賊灝以監司

權益寬親裨一日疾馳至安邊探京報賊昌悌以益
寬中軍稱以別點聚軍辦戰具若將朝暮進發民心
洶洶見公路文始驚沮急散軍收入戰具公所過宣
布朝家威德以撫綏北土始大安仍疾驅入咸興先
黜昌悌奪兵柄又覈賊溥以慶興守受益寬指三月
初督造大船謂如有緩急乘以避亂等狀具由馳聞
仍陳更詳查追啓意溥卽亂初亾命賊鎭紀父而前
旣就囚鎭紀亦會以益寬幕裨結開市胡差唱酬詩
句約給名馬者也公旋復嚴查溥造船時疑端九條
追啓而柄臣先已不待公更啓亟刑溥徑斃而他併

不問公又上疏備陳昌悌可疑情節益寬前已罷而臺臣方請嚴鞫新伯屢差而屢易久曠多可虞洪左相致中白于 上舉公而代之柄臣方在告急上章惎而沮之公既遞而仍復承朝命與新伯宋眞明共吏窮按昌悌事以聞昌悌竟杖斃公九月始復路直歸舊寓旋移廣陵江上公自在謫患膈痞北行歸後又添痰喘轉就危綴家人請遷次公正色不聽却藥不肯進諄諄如夢中語者只是宗國憂而無一言及私竟以己酉四月十六日卒享年六十九訃聞 上教曰北路安撫使直尋鄉路每欲召以京職今不勝

驚悼輟朝弔祭如例後又臨筵深致悼惜之意以奮武從勳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帶如式六月葬于廣州退村里辛坐之原夫人趙氏平壤大姓學生重鼎女養心堂昱之後二男慶一府使慶運一女適進士李岳鎭內外孫男女如干人公氣度俊偉風儀動人性寬厚弘重恢疎簡易絕裏襮祛畦畛對會心人杯酒諧笑和氣溢發而至義所不當爲則毅如也內行篤至事親有孺子慕佳辰令節盛供具會親黨賓友以佐歡每憫母夫人年深體瘦時撫乳出溺疾病嘗便以驗輕重孤露以後當諱日哀慟若在祖

括臨祭如溉滌徹事亦必親視生朝不許家人設酒食待親戚甚厚有吉凶事必極力相助其最窮者輒割俸以濟待以舉火者多常戒諸子曰彼與我同是先祖後孫特以一貴一賤求濟於我寧不愍然汝輩愼勿示厭色好看書病亦罕釋卷喜受人之善苟其言當理雖藐且賤者開心聽納人有規警又必欣然樂聞不以爲忤恒居不屑治產業而亦不欲爲苟難外飾以取名几榻花卉之屬位置齊整見者或認以不甚儉陋而知之者尤多其任眞也久在言地務存大體絕不喜刻核激訐只惓惓於匡君違斥邪議以

致不悅者滋多任外必以節省蓄儲爲先西北兩營
尤留心陰雨備籌外別置殆過累萬每謂今日報效
只此一事由其如是之故前後人之所以搆誣者殆
令人不堪聞而自歸虛謊不敢售者亦不唯 聖鑑照
燭靡餘抑公本末亦有以上孚而然也唯是公晩節
歸田其志甚確其跡尤奇除旨屢下廟議攙掇而終
不起如將與世相忘及當國有事變義不辭難慨然
承命而行撫慰遐氓揚宣德意沉機黙運於談笑指
顧之間折其萌而落其距卒使凶徒自戢陰計散落
寬朝廷北顧之憂而措北民於袵席之安者尤豈不

偉然不可及哉李文簡宜顯銘公墓以為論其勞伐其視文肅公拓土開邊可謂殊塗而同歸克對而無羞世謂之知言噫以公之通材偉度宏深練達新進少年或未深知而先輩老成擧皆期許引重歷涖外內隨處沛然錢穀甲兵何適不宜而世運乍清公意已倦終未獲大有展施及卒而下至胥徒又無不齎咨悼怛嗚呼此可以見公矣寧不重可惜哉拓基少以父友事公仍得以周旋追陪知公入而飫公之德懿者深矣自公下世二十年來艱虞日益溢目者舊日益凋喪實有古人九原之感今於節惠之狀既据

家牒附以平素見聞謹告于太常以請易名之典

工曹判書李公謚狀

公諱光廸字輝古初諱演後有所避改焉姓李氏其先星山人在麗朧西公長庚文烈公兆年敬元公褒最顯我

朝領議政文景公稷星源尉章節公正寧右贊成恭肅公諿又有名曾祖諱彥忠司憲府大司憲祖諱珹典牲署奉事贈吏曹參判考諱世美通德郎贈吏曹判書妣礪山宋氏司憲府監察贈左承旨文吉女公以崇禎元年戊辰生幼不好弄少長益慤謹讀書外不知有他事甫成童文藝日進出試省闈

輒居上游壬辰登司馬兩試丙申擢別試及第才望大起不悅者强隷國子物論譁然稱屈而公不少介意丁酉由學諭陞學錄學正俄薦拜承政院注書已亥陞成均館典籍出爲咸鏡道都事遞拜禮曹兵曹佐郞以京試官試士湖西旋除咸平縣監丁大侵單心賙救民無捐瘠壬寅罷歸甲辰除戶曹佐郞遷海運判官秋由兵曹正郞拜司憲府持平時 上威怒數震公上疏極陳治心順理之道仍進懲忿箴以寓規勉褒賜馬裝遞還兵曹兼備邊司郞廳冬復拜持平有諫官語侵大臣忤旨引避公請出仕 上怒特

遞諫官並及公承旨臺諫一辭繳還而不能得俄除兵郎乙巳爲養爲開城府經歷秋拜司諫院正言旋仍前任明年以司憲府掌令召時有近臣非罪獲重譴三司更諫俱被責公又上章極論已而遞復拜爲金谿廉所誣劾差嶺南敬差官不赴冬拜江陵縣監時當荐饑公撫摩甚勤疏陳邑弊民瘼甚詳悉多所蠲除丁未冬罷歸明年除鏡城判官不赴拜禮曹正郎移掌令陽復日上疏陳戒請 上克已復禮毋以人心勝道心剛健中正毋以私意遏公道專用儒賢毋以俗流間士類則陽剛之德允合天道朝著清明

陰沴自消矣　上嘉納俄因事罷己酉拜司僕寺正
再爲掌令時　上多違豫罕接朝臣公上疏進養心
箴且言古人云萬病之源在一心一心可以治萬病
殿下調攝之方只在治心而已　殿下誠能涵養
此心敬義夾持無以外累而害之私意而撓之則天
君泰然衆邪退伏神淸氣完面粹背盎矣又言今民
心日離而邦本瘁士論日乖而朝著訌紀綱日弛而
典常日紊　殿下逆耳於直言殆甚於良藥之苦口
主第間架之一遵定制妨賢病國之痛加斥黜兩司
閱月爭執而　天聽邈然臣竊惜之　御批予當寘

諸左右而觀省焉公又劾判書徐必遠詆儒賢被臺
參不思自反復投疏抗辨從臣閔宗道當 聖候違
豫聚妓張樂俄遞復拜旋又遞辛亥從海運判官復
拜掌令時副提學李公敏迪上疏論事不報特遞而
政院不能封還臺官儒臣以言下理執義沈公攸請
寢而被嚴譴公請警責政院仍救沈公 上怒免公
官自是屢注諫職而不下批秋丁外艱制除除奉常
寺正選知製教以問禮官往返灣上復拜掌令 仁
宣王后昇遐禮官議定 慈懿大妃服制羣壬嗾嶺
人都愼徵投章搆誣 上入其言下禮官于獄以奏

對不稱旨特賚金領相壽與公卽詣臺力爭 上益
怒命削黜公政院兩司交章爭執而終不許乙卯冬
始敘拜寧越郡守郡有 莊陵而未及復公盡誠虔
奉寬民力振儒化一境晏如有御史挾憾信奸吏揑
虛辭罷之邑人奔走訟公寃旣不獲則相率竪碑以
頌之公遂歸小白山中耕稼讀書以爲樂庚申更化
補渭原郡守不赴拜禮賓寺正冬 上遇灾求言公
應旨上疏言臣聞人可欺而天不可欺 殿下之憂
灾敬天徒以文不以實則臣恐未免爲欺天也程子
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苟或恭已於

大庭廣衆之中而肆意於深宮燕閒之時存心於經
幄討論之際而放志於屋漏幽隱之處則此非誠也
外有敬畏之言而內有怠忽之念外有好賢之貌而
內無親賢之心則此非誠也願 殿下體天行健自
强不息常從事於毋自欺慎其獨則天德王道自可
馴致而篤恭之化亶在是矣又言弭災之策在於至
誠以感之誠之之道在於講學以明之講學之要在
於得儒賢以師之願 殿下以 兩朝禮遇之儒賢
寘于左右講明義理啓發 聖學則災反爲祥矣
御批嘉奬論以當書之左右眷眷服膺尋移宗簿寺

正差璿譜纂修都廳辛酉除安東府使不赴秋以都廳勞陞通政階拜工曹參議壬戌歷刑曹參議承政院同副承旨辭遞求外爲安邊府使府吏素豪頑久爲民蠹公痛操切不少饒吏屬怨之次骨冬坐檢田錯誤旣罷歸而翌年按道者又狀聞請公罪其言大抵皆猾胥所誣陷以公厚於致養謂費損官物公議咸稱其不當爲罪然猶讞以觀過知仁配公鐵原冬蒙宥旋敘除五衛將乙丑丁內艱制除除三陟府使不赴公自安邊事後益歎世路險巇名其庵曰隱惟日孳孳典墳怡然忘老己巳以後尤杜門謝絕世故

玩賾羲易觀陰陽消長之象有時仰屋傷嘆甲戌除
綾州牧使不赴拜兵曹參議以微眚罷丙子歷禮曹
戶曹參議戊寅春應旨上疏以眞實无妄縷縷獻誠
仍進无妄箴　上優答賜皐比夏移承旨時以暑炎
停經筵公進言在易隨之象曰嚮晦入宴息張栻云
知宴息之非怠惰乃可論敬三伏停講蓋亦隨時宴
息之義而持敬之功不可一時間斷仍陳隨時省察
觀物格致之道甚剴切　上深納之己卯春李左相
世白白公　孝廟朝侍從過七十尚滯下大夫列宜
有恩典命陞嘉善階歷都摠府副摠管爲兵曹參判

以試射時不察下吏遞職庚辰敍拜同知義禁府事時科獄査事方張忌公者居言地謂公老不可任金吾他堂上有老於公者而獨論公大臣白其狀 上察其誣終不聽遞復拜非一二冬以雷變延訪羣臣公推衍大易進戒遷善改過振勵庶事之道而終之以无妄之義辛巳春除戶曹參判遞爲漢城府左尹又改戶參兼同義禁共大臣諸臣按治蠱獄已已諸凶賊所以經營謀議動撓 坤極者至是悉露咸正典刑有柳沆者上書指爲誣獄公引春秋義請討甚嚴壬午秋 上謁 太廟公進白 殿下負扆圖治

幾三十年矣災沴荐而天怒僤矣饑癘仍而邦本蹶
矣人心陷溺而義理晦矣禁制陵夷而宮田汰矣以
至廷議無黑白之別陰陽失扶抑之義泯泯棼棼越
至于今竊恐冥冥之中有以戚我 先王也 殿下
所莅之位卽 祖宗所莅之位 殿下所理之國卽
祖宗所理之國願 殿下法 先王精一之訓常
存此心克孜克誠在深宮燕閒之時如入 太廟在
大庭臨朝之時如入 太廟念念事事必存是心則
法 先王之道亶在是矣 上諭以陳戒切至癸未
夏移兵曹參判時廟議方修繕都城以備緩急入守

公上疏陳內守八策外禦六策其策內守曰築城不可不審勢也兵糧不可不預蓄也江都不可不應援也南漢不可不倚毗也社倉不可不建也江倉不可不入也富戶不可不募也坊民不可不分屬各營也其策外禦曰守畿內關隘以捍衛都城守各道關防以控扼賊路置近邑京倉以淸四野遣御史巡撫以飭海防置重鎭安興以備漕路飭北路烽燧以報邊警終之以字民節財知人爲守禦之本　上命廟堂議處冬遞拜工曹參判乙酉冬　上有傳禪之命旋還寢明年元朝公進更始箴八章以寓勉戒曰更始

曰建極曰體元曰存養曰王道曰虛受曰篤恭曰行健　上嘉納湖西男子林溥投匭言辛巳因供有謀害　東宮語而鞫廳滅不上案公疏陳鞫廳參坐有委官焉有禁府堂郞焉有兩司承旨問郞焉雖等閑說話不敢拔去況犯上不道之言乎今臣等與溥不容並生兩造按覈斷不可已　上答以凶險罔測之說何足掛齒俄命設鞫嚴問溥溥引問事郞呂必重姜履相知狀必重等始亦言溥說誣至屢刑乃對以似是似然按獄者又以爲似當以承款施行辛巳參鞫諸臣並罷職而公則自獄未成已先請竄及是乃

削官未幾　上特敘被罷諸臣還公職牒俄又拿鞫
溥等且黜藉溥者特敘公丁亥以公大耋進嘉義除
工曹參判旋用優老恩陞資憲階拜知中樞府事入
耆社言者又追提公前疏詆巇益甚　上責之以不
韙終不聽公屢請致仕　上竟不許己丑除都摠管
庚寅除司圃署提調秋拜漢城府判尹旋辭遞會北
咨令備海警朝議紛紜未有定計公復上疏申言修
築都城內外守禦之策辛卯議築北漢公以爲旣不
修都城則寧築北漢再上章眷眷不已秋拜工曹判
書仍董建北漢行宮壬辰遞拜知義禁夏　上悶旱

求言公復上疏以誠實无妄陳戒優批開納癸巳除
知中樞府事尾署提調 上候久在靜攝又纔進尊
號公以天地日月作辭進之繼之以養心之戒 上
慰答隆摯特賜皁比時掌令徐命遇醜詆大小諸臣
朝著一空又適有十月雷電之異公上疏引詩十月
篇及易否泰卦又極論君子小人之辨 上疑其偏
私批敎頗嚴旋因儒臣陳白收還前旨丙申秋筵臣
白公及第回榜之歲宜加恩賚仍及故宰臣宋純回
榜宴賜花故事 上令優助宴需又敎曰及第回甲
實所罕有宜倣故事用示優異令內資寺造花以給

公力疾入殿庭進箋謝 上特宣醞遂戴花扶醉而
出仍設宴邀搢紳知舊以侈恩一時艶稱以爲 國
朝所稀聞之盛事云丁酉公年滿九耋因大臣言又
超崇政階公雖及高年而神氣言動不減少時大小
朝儀未嘗言病當廷候經歲日赴班不懈前數年重
患寒疾始駸駸大損是歲 上幸溫泉迴駕公猶强
起出江上祗迎至十二月十二日朝與子姓醻酢如
常日日晚忽痰壅至夜屬纊訃聞輟朝賻祭如儀始
葬楊州甲寅十一月移窆于積城治東龍淵上先兆
丁坐原公前配珍原朴氏察訪贈參議春秀女早沒

贈貞夫人葬在公墓側有一女適參奉具文河繼配東萊鄭氏贈承旨錫女封貞夫人葬祔公墓左二男長衡輔蔭仕縣令元輔通德郎二女適鄭立先成必益內外曾玄三十餘人公氣度和粹資性溫柔悃愊少華裏襮無間自幼內行甚備事父母有深愛生而致養志物沒而盡禮喪祭友弟妹撫諸姪以及姻睦戚疎多人所不可及者常以致福之道無如奉先誠謹人家隆替恒必由之諄諄訓子孫焉其立朝也或見袞闕政瘝憂形于色隨事進言不以出位爲嫌又必察病加藥誠意懇到屢被褒納常不喜廣交游立

名論又甚惡計較權數但隨分盡職不避燥濕惟是陰陽淑慝之際言議截峻確然不撓且於鋤彊懲惡毫無假貸以是動遭顛躓幾不免窞穽早肆力經傳旁及濂洛諸書雖在耄耋而危坐默誦日以爲常平居無甚矜持而容儀安重動止端飭絕憒惰粗厲之氣自合於儒門規度自少未嘗一近不正色口不出戲言亦未嘗言人不善雅尚儉約濟以冲恬常語子姪養心所以養生養德養體殊無二致吾之一生用工只在於此又嘗告于　上曰臣之平生所學只是无妄二字噫据公所嘗行者而証之以斯言則眞所

謂非徒言之允能蹈之者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
典刑今也先輩長德廓然無存而流風餘韻寖遠寖
泯嗚呼雖欲復見如公者其可得乎公之下世將三
十餘年而節惠之典尙未擧焉茲就家狀與諸公所
述碑誌畧其小而撮其大謹告于太常

工曹判書金公謚狀

公諱錫衍字汝百姓金氏其先淸風人高麗侍中大
猷之後我　朝執義臺始顯執義孫已卯名賢大司
成贈左贊成文毅公湜於公爲六世高祖諱棐軍資
監判官贈左贊成曾祖諱興宇成均生員贈領議政

祖諱堉領議政謚文貞爲 仁 孝兩朝名相考諱
佑明領敦寧府事淸風府院君謚忠翼始判官公第
二子諱典祿有子諱址皆早沒忠翼公遂以文貞命
出爲其後推恩贈所後祖禰亦贊成議政忠翼公聘
德恩府夫人宋氏承旨贍贊成國澤女以 仁祖戊
子生公于文貞公松都任所公幼而狀貌魁偉風神
凝遠文貞公鍾愛特異諸孫 明聖王后在嬪邸或
時召入 孝廟見而撫項曰此國器也辛亥始仕爲
典設司別檢屢遷爲司憲府監察乙卯丁忠翼公憂
服闋除宗親府典簿戊午授旌善郡守己未命移加

平庚申遞拜掌樂院僉正辛酉陞司䆃寺正壬戌移
禮賓寺正兼司僕寺內乘是冬爲成川府使旋辭遞
癸亥承命侍　肅廟痘患旣瘳覃恩陞通政階賜土
田臧獲甲子除原州牧使不赴歷僉知中樞府事戶
曹工曹參議爲富平府使移忠清道兵馬節度使又
不赴戊辰薦拜水原府使己巳凶黨枋國戕害保社
諸臣公從兄文忠公錫胄家受禍最酷公之仲季兩
公亦已先亾獨公在尤爲其所忌巧誣請竄者逾年
終不許命放歸田里公屛居春川先墓下五年不窺
戶甲戌更化叙拜掌隷院判决事入謝引見便殿賜

酒勞問　天語諄切乙亥拜刑曹參議丁丑特擢工
曹參判進嘉善階兼都摠府副摠管遞拜漢城府右
尹戊寅敦匠　莊陵敘勞陞嘉義拜戶曹參判庚辰
拜江華府留守瓜遞歷刑曹參判同知中樞敦寧府
事甲申授御營大將拜左尹丙戌拜同知義禁府事
戊子特陞資憲階拜知敦寧府事移判尹己丑拜刑
曹判書庚寅拜工曹判書兼都摠管辛卯以後屢判
刑曹漢城間除知中樞敦寧義禁府事內贍司饔兩
寺提調丁酉　上幸溫泉時公患痰痺已數年朝議
推公留都公力求扈　駕以摠管從及還病益甚屢

陳章力辭將任終不許月三操鍊皆命亞將代行
上久寢疾時時召公入臥內使小黃門扶掖出入其
見優禮如此已亥　上入耆社推恩高年公陞正憲
階庚子六月　上大漸承　慈教入侍辛丑始解將
任壬寅拜判尹刑判皆辭遞癸卯八月十七日卒享
年七十六疾病　景廟屢遣醫賚藥訃聞輟朝祭賻
如例殮以　御衣五殿俱遣中使護喪賜祭特賜崇
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弟貳師
又特命有司備物禮葬十月永窆于春川府南甑里
巽坐之原公沈毅寡默忠信質直存心處事明白確

實生而門戶貴盛戚聯近密文忠公又身都將相勳
業赫然公以家世儒素一朝鼎貴爲不祥尤抑畏遜
讓簡交游遠聲色被服飮食如寒士自以肺腑被
上任遇非痛自策勵不足以報答在所皆竭誠盡力
治郡以戢吏綏民爲本故民久而思之不衰後公喪
過加平去郡已四十餘年而有迎道哭奠者任保障
居戎垣益兢兢一主於勤謹節約不以私事妨公務
不以私意撓公法凡所設施皆務爲經遠圖將御營
十八年尤嚴紀律信賞罰簡將佐所造器械無不精
利所繕雉堞無不堅完除軍需外一毫不妄費增廣

庫庚餘五十間當其時財力之富冠於諸衙門閫鎮多出部曲而饋遺無敢近贓俸入漸厚子孫漸多而田園無所增　肅廟嘗見公冬月服忠翼公故紗袍特下錦段表裏且賜詩曰嗟君宿恙抱長時種種頭鬢日日衰爲念平生氷蘖苦錦衣一襲領予思筵臣又有曰公勤勞廉簡者及沒後特贈亦以此申褒焉公天性孝友幼失所恃哀毀如成人尤篤於追遠每日晨興謁廟至老不怠平居莊肅自持無疾言惰容閨門嚴整諸子婦老白首終日侍左右不問不敢言不命不敢退僮僕傔從無敢豪橫閭里內外鉅細幷

幷有法愛君憂國眞誠惻怛　肅廟十年違豫憂形於色日造候班不以風雨寒暑或廢及遭大喪語及先王未甞不嗚咽流涕旣累經世變常懷憂懼大小除拜必辭遜不獲而後承命辭而得請則欣然如有所得及老而病則苦辭將任閱歲不止有時憂懣達夜不能寐納符之日擧家稱慶焉公常以黨論必亡國絕不隨俗臧否然於邪正淑慝之辨則毅然有不可奪者始自文貞公議行大同法一時諸賢多不合繼而有言文貞公葬法違禮而忠翼公又論閔家喪禮由是世或指目如古之川洛者及　肅廟冲年

嗣服國家事蓋廪廪有難言者忠翼公首擊强宗大觸凶鋒雖不勝以殁内而女中堯舜濳運擁佑全安舊臣之意固已默孚于下而至如剪除凶孽扶護善類則實惟文忠公及公兄弟炳幾密贊之功爲多庚申初尤菴宋文正公引年告歸 明聖大妃用宋朝宣仁后故事手札勉留公奉書追及道達誠意文正公感激還朝公又承命迎勞遂使文正公黽勉遲回以贊理新化鎭安危疑至今論庚辛之治者比隆於元祐於是士大夫益知公兄弟之賢而公又卒與士類消融響合所與婚姻亦多山野寒素金忠獻昌集

嘗喜而語人曰某之如此國家和平之福也公前配全州李氏同知敦寧府事挺漢女德興大院君五世孫早沒擧一男道濟郡守出爲世父後繼配咸從魚氏郡守尙儁女左議政世謙之後擧五男道涵蚤夭道淥進士贈贊成出爲仲父後道浹牧使出爲季父後道洽監正道澤正郎側室男道澈道溥僉使女適萬戶黃鑰丁彥天護軍韓致熙內外孫曾共三十餘人今 上屢命賜公謚子孫謙畏未敢卽請今年春
上又敎曰故判書金某淸白謹愼素所知矣頃覽
文貞畫像怳然若復見故判書心甚愴焉聞尙不贈

謚其令太常飭取謚狀即爲舉行公之嗣曾孫進士
尙黙猥以屬筆於不佞不佞幸及公在時仕于朝雖
未及從容承謦咳而惟公德懿之盛久已聽於輿論
敬服有素謹就家牒撰次如右以告于太常

洪淸道觀察使贈領議政金公謚狀

公諱慶餘字由善號松崖慶州金氏系出羅王至因
渭仕高麗爲平章事自是世有達官諱稛 本朝開
國功臣左贊成雞林君謚齊肅生仲誠戶曹判書生
新民吏曹判書歷數世諱龜孫隱德不仕於公爲高
祖曾祖諱士傑縣令贈執義祖諱偉參議贈都承旨

考諱光裕成均進士贈左贊成初娶河東鄭氏無子再娶恩津宋氏郡守聃壽女封貞敬夫人三世封贈皆由公貴也始公在娠宋夫人夢白鶴入室贊成公喜曰當得異常兒未幾公生而贊成公未及見也公幼而岐嶷氣宇不凡宋夫人奇愛之親自課學學業日就弱冠屢魁鄉解 仁祖甲子始仕爲司畜署別坐例陞司饔院直長丁卯虜難扈 駕江都陞掌樂院主簿秋爲扶餘縣監爲政嚴明簡約尤以袪弊恤民爲務縮節煩費倉庾盈溢御史以聞特賜表裏一襲有猾吏畏惡之變及家廟公按致之法而即棄歸

民皆遮留不能得則刻石以頌之壬申以 世子翊
衛中文科由禮曹佐郎拜司憲府持平時虜警數至
公啓曰卽今賊情叵測邊備甚疎國計蕩竭下民愁
苦莫保朝夕當此之時君臣上下宜以薪膽相勉而
仁慶宮修理之擧大君家營繕之役豈枕戈待變之
日所可爲者哉請亟寢罷嚴旨責以沽名遞歷成均
館直講侍講院司書爲司諫院正言 上候未寧纔
復常而將親祭孝思殿同僚欲請停公以爲久廢親
祭當將順而不當爭仍自引去自是周流兩司春坊
或至四五歷吏曹正郎弘文館修撰校理兼校書校

理帶三字銜丙子冬從難于南漢山城爲督戰御史暴露風雪四十餘日日巡樓堞意氣彌烈旣和成而扈還見國事蕩殘大義淪壞矢心自靖告歸於時相曰時事至此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諸公若無誓天雪恥之志則吾不可復立於朝也遂奉母夫人大歸懷德故里養親觀書樂以忘憂連拜副應敎司諫執義司成皆不就差瀋陽書狀官又以病辭戊寅春除金郊道察訪盖欲其迎送虜差也公援國典親老者勿敍三百里外辭不赴則該曹引新律謫配本驛公奉親就謫夷然自適又審於辭受明年赦還搆小屋

扁以松崖曰松有後凋之操崖有壁立之象盖欲朝
夕寓想以自勵云辛巳敘拜副應教宗簿寺正癸未
復拜副應教皆不就甲申除執義會器遠謀逆事覺
爲奔問入城時流賊陷京師　皇帝殉社公啓曰我
國臣事　大明三百年矣向雖爲形勢所壓不能服
事如初而今聞　皇帝上賓豈可晏然無服况爲舊
君服禮有其文可據而行也政院格不奏卽辭歸冬
連除寧海府使錦山郡守皆辭乙酉拜輔德又辭
昭顯世子薨入慰卽歸連拜執義輔德副應教皆辭
戊子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又固辭　上下嚴旨曰此

人殊無人臣禮姑先遞職已丑　仁祖大王昇遐赴臨翌日旋歸　孝宗初服奮發大志延聘淸陰金文正公愼獨金文敬公以至草野諸賢咸萃于朝公亦以大司諫被召上疏辭仍陳保護　聖躬之道且論兪公棨論　廟號被嚴旨有妨於言路爲累於　聖德且請親其親以仁其民嚴宮禁以正家法遠戚畹以淸仕路崇道學以壽國脉立大志以爲內修之本收人才以爲外攘之實　御批孤以不才無學叨忝重位懍乎若臨深履薄第疵政想已多矣須念　先朝舊恩從速上來補過糾正庶保艱大之業且極言

過失兼陳六條尤可見 先朝之恩澤矣不有深誠何肯向人主說逆耳之言乎公遂應命入朝仍辭遞已同金文敬公特賜面對公進曰爲治之道固非一端當今之務無急於明大義顧毋忘古人薪膽之志拜成均館大司成又辭批曰入京數日遽爾遞職予甚嗟惜今又辭免至此殊非予之所望再以母病乞歸答曰予之待人之誠不見信於人今又引母病請歸難以强留且多靦然之懷當令該曹議處該曹請令帶職歸省 上引見諭以從速往來公進曰臣幸逢千一之會豈不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家有八

十老母不忍遠離 上命待春和將母上來仍命騎驛且有錫賚旣歸旋以大司諫召還時尤菴同春兩宋文正公同被召至京眷注方隆公謂尤春兩公曰士君子大節出與處而已於此旣苟餘無足觀吾儕方被不世之遇自料材力不可爲則决意退去無負聖恩可也第見 上志甚銳衆心顒望此誠不可失之時也吾儕皆去 上志亦隨而懈以壞大有爲之機則豈非志士之恨也方今輔導 聖德固爲急務而曩日金自點濁亂朝政一時士大夫附託驪比廉恥都喪必先澄汰此曹以清朝廷然後綱維擧而

庶事理外攘之策從可議矣然則輔　聖德清朝廷
固當並行也時臺諫方論自點擬律甚輕公請遠竄
仍論其黨附諸人　上以自點　先朝勳舊雖有罪
不可竄逐批旨頗嚴公引避言摧折言官有關興喪
上旋示悔意移同副承旨再辭始許遞冬大臣請
林下赴召諸臣賜衣資　上以公旅邸凉冷宜無異
同令一體施行復拜承旨侍經筵講罷進曰臣頃忝
諫職以致朝著不靖臣實惶恐　上曰人皆不言誰
與爲國時尤菴乞歸　上引見勉留公同入侍請暇
上曰當初召致實非偶然今皆辭退此由寡昧不

足與有爲而然然士君子長在山林則其所抱負何
時展布乎承旨金益熙進曰兩人皆有老母在鄉不
忍遠離情勢當然昔　宣廟特令盧守愼將母上京
而命一路護送一時無不感動今一依　宣廟故事
何如　上曰此甚善公與尤菴同對曰臣等之母年
旣衰老實難登途公又進曰如臣去留固無所關如
都憲是一時儒宗國人皆當矜式不可苟循其去願
誠心挽止時金文敬公以都憲將乞歸故也公仍請
分遣御史點閱諸路軍器申嚴贓法後又入侍言頃
因大臣劄有將才薦擧之事古之名將或出於俘虜

或起於行伍不可專求於朝班若於操鍊之時試其
才能如有超絕者不計賤微漸次陞擢則可得其人
矣我國砲手緩急可恃而外方則全不鍊習請一依
京砲例官給藥丸使之成材　上皆採納復以母病
乞歸再疏始許復令騎驛時自點旣被黜陰與其徒
假虜勢媒禍搢紳事將不測幸賴　上斡旋之力得
無事而國勢益不振士林已喪氣矣公益無來意庚
寅夏除洪淸道觀察使公曰向者吾輩不能窒勿以
挑禍機固可恨今　聖眷未已天意或有可恃況藩
任非如內職正俗務農治兵蓄財以待時不亦善乎

臨行上疏辭謝仍極陳進德立政之要曰立志也恤民也刑賞也任賢也正家也言路也又結之以漸不克終者七條批以忠讜憂愛良用刮目仍賜對慰諭特有賜與公赴任以後晝夜憂勤罔或少弛振作儒化爬櫛民瘼之餘尤以修舉戎政爲務捐出營貯多造兵器巡行列邑親點行伍卒有一技以上者必優賞而奬勉之損減俸入蓄儲財穀以備他日之用律已繩墨甚嚴雖不尙威刑而一路竦然敬憚數月之間規模措置已多可言矣公自丁丑後大小疏狀不書僞號朝家固已慮啓禍端至是聞虜中又以爲言

益不自安而亦不欲改其所守累自劾不許會虜人責取良家女備局密書通報公曰吾寧受方命之責終始不應則遂自備局直取道內兩女子以去而言者反以選女騷擾請推公又以公緘辭有忌諱語持之不已會俞公棨以嘗論 廟號終被行遣公亦會論俞公被罪事而以言路爲憂及是益不敢自安上疏自列連辭得遞既還鄉無復有意於斯世盖將玩心於昭曠之域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焉而疾病遽已乘之矣沈縣彌歲至癸巳尤劇連除大司諫副提學俱辭遞既篤自知不能起前卒之一日口呼

遺書屬其子震粹曰死生之理聞之熟矣謝寄就歸
何恨之有所不能瞑目者平生未識嚴父之顏獨依
所恃以爲生今遽先歸余懷之痛何可窮際汝可體
余至意凡百奉養務盡誠敬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明
甫英甫余之友而汝之師也凡事必稟而行無或得
罪於鄉黨州閭幸甚又顧謂震粹曰常願少須臾無
死冀見　大明之重恢今則已矣卒之日欲草遺疏
侍者曰神氣微矣只命以大意則吾輩可以成文公
不許卽口呼終篇其畧曰如臣蔑識猥蒙　兩朝恩
遇歷敭蹤分第切慚恧庶冀未死之前竭股肱之力

圖涓涘之報矣不幸大限已盡溘然將逝區區志願
此生已矣瞻望宸居一聲長吁而已嗚呼三百年綱
常斁絕既久昭明大義豈非今日之第一務乎但念
此事固不可張虛聲而受實禍必須堅　聖志懋
聖學親賢臣遠小人使內修罔愆外攘盡道然後人
心應而天命至惟其　殿下之所欲爲而無難者矣
然求賢之道不借異代方今林下自有其人伏願
殿下誠心致之克承權輿焉且已死諸賢或有未蒙
旌謚之典恐非激勵當世聳動方來之意亦願特議
追奬以爲培植世道之一助焉文既成令改錯字又

抹去疊文仍支倚於人奄奄垂盡侍者請就席公曰
吾當自知而自理矣少間曰去舊席易以新才反席
掀髯而逝癸巳五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八蓋自病
篤凡十數日勺水不入五官離次若不能晷刻支持
者而精神不爽志氣安閒言笑酬酢完如平日以至
口呼遺章昭揭大義於天下後世則其平昔之所養
可驗於此矣同春先生並記臨卒事告訃于金文敬
公文敬答曰君子正終之道當如是也道臣上公疏
上答曰覽疏惻然所陳等事予用嘉尚吊賻如儀
以兩參從勳屢贈至議政府左贊成承宣于燕岐釜

洞坤向之原夫人延安李氏延平府院君忠定公貴
之女擧一男二女男震粹縣監女適直長徐晉履觀
察使洪得禹內外孫曾男女數十餘人公天姿凝重
氣度堅確長身美鬚髯風神秀發嶷嶷有山嶽氣象
與人言聲色可樂而立志堅貞行已方嚴沈靜寡默
終日穆然人不敢慢也於人鮮許可至與會心人言
傾情開款無有隱伏自以腹子父子不相知面爲終
身恫薦享之日哀動傍人非甚病日必冠帶謁廟事
母夫人愛敬備至淸白一節終始不渝平生未嘗有
一點墨費乞字人亦不敢干以私故身心事爲瑩然

無瑕死生禍福一置度外嘗曰命乃在天豈容人力其於行藏進退惟義是視丙丁以後絕意榮進若將終身無復世念而如聞朝政疵累君德闕失則輒憂形於色至於言及天下事尤感憤悲惋或至中夜不寐晩乃受知 孝廟幡然應命先以立志懋學善始圖終爲格君之要又以激揚淸濁進賢共治爲修攘之本入登經席謨猷密勿出莅藩維措畫纖悉期以傾否濟屯少酬 聖志而奸讒齮齕轉成厲堦還尋初服不能展盡其所蘊公又仍之以奄忽嗚呼此豈非有關於世道而然歟尤菴先生銘其碑發揮揄揚

殆無餘蘊而結之曰雪霜之繁松栢其獨刼火之烘不燼者玉誠可謂知德之言而可徵於百世之後矣今 上丙子命有司致祭于江都南漢抗節諸臣而亦及於公後又大臣言公丙子後以大義終身自任所樹卓然文學氣節爲世名臣請依抗節諸臣例贈以爵謚遂命贈公議政府領議政兼帶如式噫 聖朝所以彰善顯忠樹風聲者至此而無遺憾矣謹取家狀及碑文撮其大者以告于太常庸請易名之典

知守齋集卷之十三

七

知守齋集